

舊唐書

二三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

劉

昉

修

李光弼

王思禮

鄧景山

辛雲京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長父楷洛開元初在羽林將軍同正朔方節度副使封薊國公以驍果聞光弼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略起家左衛郎丁父憂終喪不入妻室天寶初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府朔方都虞候五載河西節度王忠嗣補爲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甚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邊上稱爲名將八載充節度副使封薊郡公十一載拜單于副使都護十三載朔方節度安思順奏爲副使知留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戰敗斬於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尋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春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當闔寄十五載正月以

光弼爲雲中太守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二月轉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以朔方兵五千會郭子儀軍東下井陘收常山郡賊將史思明以卒數萬來援常山追擊破之進收藁城等十餘縣南攻趙郡三月八日光弼兼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自祿山反常山爲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屍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寇難以慰其心六月與賊將蔡希德史思明尹子奇戰于常山郡之嘉山大破賊黨斬首萬計生擒四千思明露髮跣足奔於博陵河北歸順者十餘郡光弼以范陽祿山之巢穴將先斷之使絕根本會哥舒翰潼關失守玄宗幸蜀人心驚駭肅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

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勅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弔之二年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庭珣等四僞師衆十餘萬來攻太原光弼經河北苦戰精兵盡赴朔方麾下皆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謂諸將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圖河隴朔方無後顧矣光弼所部將士聞之皆懼議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垂至今興功役是未見敵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外城掘壕以自固脫墮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即令增壘於內壞輒補之賊城外詬詈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賊將行皆視地不敢逼城強弩發石以擊之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伏其勤智懦兵增氣而皆欲出戰史思明揣知之先歸留蔡希德等攻之月餘

我怒而寇怠光弼率敢死之士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軍資器械一皆委弃賊始至及遁五十餘日光弼設小幕宿於城東南隅有急即應行過府門未嘗迴顧賊退三日決軍事畢始歸府第轉檢校司徒收清夷橫野等軍擒賊將李弘義以歸詔曰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鴻臚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薊國公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間出干城禦侮坐甲安邊可守司空兼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食實封八百戶乾元元年與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入朝勅朝官四品已上出城迎謁遷侍中改封鄭國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帥之任實屬於師貞左軍之選諒資於邦傑自非道申啓沃學富韜鈴則何以翊分閫而專征膺鑿門而受律求諸將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鄭國公光弼器識弘遠志懷沉毅蘊孫吳之略有文武之材往屬艱難備彰忠勇協風雲而經始保宗社於貼危由是出備長城入扶大廈茂功懸於日月嘉績被於嚴廊屬

殘寇猶虞揔戎有命用擇惟賢之佐式弘建親之典必能緝寧邦國協贊夫人誓于丹浦之師勦彼綠林之盜載明朝獎爰藉舊勳宣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爲天下兵馬元帥趙王係之副知節度行營事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餘如故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絕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屬大風晦冥諸將引衆而退所在剽掠唯光弼所部不散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南奔襄陽郭子儀率衆屯于穀水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即僞位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即斬於轅門諸將懾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初光弼次汴州聞思明悉衆且至謂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此城浹旬我必將兵來救叔冀曰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叔冀與戰不利

遂與董秦梁浦劉從諫率衆降思明賊勢甚熾遣梁浦劉從諫田
神功等將兵徇江淮謂之曰收得其地每人貢兩斤玉帛思明乘
勝而西光弼整衆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
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
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此蓋兵
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
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即擒
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援臂之勢也夫辨朝
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
揔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潞嶺皆須
人守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留司官
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軍士運油鐵諸物以爲戰守之備
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已至洛城光弼軍方
至石橋日暮令秉炬徐行與賊相隨而不敢來犯乙夜入河陽三

城排闥守備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咸誓力戰賊憚光弼威略
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西不敢犯宮闕於河陽南築月城掘壕
以拒光弼十月賊攻城於中澶城西大破逆黨五千餘衆斬首千
餘級生擒五百餘人溺死者太半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
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
也抱玉稟命勒兵守南城將陷抱玉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
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復得繕宇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見
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賊帥周摯領軍而退
光弼自將於中澶城城外置柵柵外大掘壑闊二丈深亦如之周
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澶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
賊光弼於城東北角樹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恃衆直逼其城以車
二乘載木鵝蒙衝關樓橦車隨其後督兵填城下壑三面各八道
過其兵又當壑開柵各置一門光弼遙望賊逼城使人語荔非元
禮曰中丞看賊填壑開柵過兵居然不顧何也元禮報曰太尉擬

守乎擬戰乎光弼曰戰元禮曰若戰賊爲我填壘復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勉之元禮俟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息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今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良久令軍中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賊大潰周摯復整軍押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遽率衆入北城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置罍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命出將戰及期不佞謂諸將曰向來戰何處最堅而難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玉曰爾往擊之王曰王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即命論惟貞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百光弼又出賜馬四十疋分給且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王策馬赴賊有一人將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刺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賞援槍者綸五百

正須臾郝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郝王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敢敗也使者馳報光弼今換馬遣之玉換馬復入決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俱進聲動天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軍資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其大將徐瑣王李秦授周執事其大將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等敗尚攻南城光弼悉驅俘囚臨河以示之殺數十人以威之餘衆懼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斬之初光弼將戰謂左右曰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爲三公不可死於賊手苟事之不捷繼之以死及是擊賊常納短刀於靴中有使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軍感動賊旣敗走光弼收懷州思明來救迎擊於沁水之上又敗之城將安太清極力拒守月餘不下光弼令僕固懷恩郝玉由地道而入得其軍號乃登陴大呼我師同登城遂拔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即日懷州平以功進爵臨淮郡王累加實封至一千五百戶觀軍容使魚朝恩屢言賊可滅之狀朝旨令光弼速收東都光弼

屢表賊鋒尚銳請候時而動不可輕進僕固懷恩又害光弼之功
潛附朝恩言賊可滅由是中使督戰光弼不獲已進軍列陣於北
邙山下賊悉精銳來戰光弼敗績軍資器械並爲賊所有時渠子
抱玉亦奔河陽光弼渡河保聞喜朝旨以懷恩異同致敗優詔徵
之光弼自河中入朝抗表請罪詔釋之光弼懇讓太尉遂加開府
儀同三司侍中河南尹行營節度使俄拜復太尉充河南淮南
南東道荆南等副元帥侍中如故出鎮臨淮史朝義乘邙山之勝
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
州光弼徑赴徐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浙東賊首袁晁攻剡
郡縣浙東大亂光弼分兵除討尅定江左人心乃安初光弼將赴臨
淮在道昇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晁方擾江淮光弼兵少請保潤州
以避其鋒光弼曰朝廷寄安危於我今賊雖強未測吾衆寡若出
其不意當自退矣遂徑往泗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
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於襄陽朝廷患

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廣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陝朝廷方倚光弼爲援恐成嫌疑數詔問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伺知之辭以久待勅不至且歸徐州欲收江淮租賦以自給代宗還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宣慰光弼母在河中密詔子儀輿歸京師其弟光進與李輔國同掌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以光進爲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涼國公渭北節度使上遇之益厚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母申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稟命因愧恥成疾遣衙將孫珍奉遺表自陳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時年五十七輟朝三日贈太保諡曰武穆光弼旣疾亟將吏問以後事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旣爲不孝子夫復何言因取已封綃布各三千疋錢三千貫文分給將士部

下護喪柩還京師代宗遣中官開府魚朝恩弔問其母於私第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十一月葬於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母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節制一品光弼十年間三入朝與弟光進在京師雖與光弼異母性亦孝悌雙旌在門鼎味就養甲第並開往來追歡極一時之榮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父虔威爲朔方軍將以習戰聞思禮少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爲押衙及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周泌爲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兼河源軍使十一載加雲麾將軍十二載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何物諸將皆壯之十三年吐蕃渾蘇毗王款塞詔翰至磨礱川應接之思禮墜馬損脚翰謂中使李大宜曰思禮旣損脚更欲何之十四載六月加金城太守祿山反哥舒翰爲元帥奏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員充元帥府馬軍都將每事獨與思禮

決之十五載二月思禮白翰謀殺安思順父元貞於紙隔上密語翰請抗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之橫馱來潼關殺之翰曰此乃翰反何預祿山事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並引於纛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後効遂斬承光而釋思禮崇賁與房琯爲副使便橋之戰又不利除爲關內節度使尋遣守武功賊將安守忠及李歸仁安泰清來戰思禮以其衆退守扶風賊兵分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王師大駭鳳翔戒嚴中官及朝官皆出其孥上使左右巡御史虞候書其名乃止遂命司徒郭子儀以朔方之衆擊之而退至德二年九月思禮從元帥廣平王收西京旣破賊思禮領兵先入景清宮又從子儀戰陝城曲沃新店賊軍繼敗收東京思禮又於絳郡破賊六千餘衆器械山積牛馬萬計遷戶部尚書霍國公食實三百戶乾元二年與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思禮領關內及潞府行營步卒三萬馬軍八千大軍潰唯思禮與李光

弼兩軍獨全及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銳尋加守司空自武德已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輟朝一日贈太尉諡曰武烈命鴻臚卿監護喪事思禮長於支計短於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時議稱之

鄧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見稱天寶中自大理評事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遷揚州長史淮南節度爲政簡肅聞於朝廷居職四年會劉展作亂引平盧副大使田神功兵馬討賊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產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上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尚書左丞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禮軍儲豐實其外又別積米萬石奏請割其半送京師屬思禮薨以管崇嗣代之委任左右失於寬緩數月之間費散殆盡唯存陳爛萬餘石上聞之即日召景山代崇嗣及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爲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

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弟請納馬一疋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統馭失所不復驗其罪遣使諭之軍中因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

辛雲京者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數人並以將帥知名雲京有膽略志氣剛決不畏強禦每在戎行以擒生斬馘爲務累建勳勞官至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鄧景山統馭失所爲軍士所殺請雲京爲節度使因授兼太原尹以北門委之雲京質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効亦如之故三軍整肅迴紇恃舊勳每入漢界必肆狼貪至太原雲京以戎狄之道待之虜畏雲京不敢惕息數年間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累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三年八月庚午薨上追悼發哀爲之流涕冊贈太尉輟朝三日謚曰忠獻後宰臣子儀元載等見上言及雲京泫然久之十一月葬命中使弔祭時宰相及諸道節度使祭者凡七十餘幄

史臣曰凡言將者以孫吳韓白爲首如光弼至性居喪人子之情顯矣雄才出將軍旅之政肅然以奇用兵以少敗衆將今比古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慙德邛山之敗閬外之權不專徐州之留君側之人伺隙失律之尤雖免匪躬之義或虧令名不全良可惜也然閬外之事君側之人得不慎諸思禮法令嚴整儲廩豐盈節制之才固不易得景山始以文吏或有虛名伏鉞揚州召匪人而劫掠士庶分茅并部持小法而全昧機權貴馬賤人衆怒身死宜哉雲京賞善懲惡靜亂安邊功著軍中寵加身後不亦美歟

贊曰光弼雄名思禮刑清始致亂者鄧景山何以救之辛雲京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一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崔光遠

房瑄子孺復

從子式

張鎬

高適

暢瑊

崔光遠滑州靈昌人也本博陵舊族祖敬嗣好樗蒲飲酒則天初爲房州刺史中宗爲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度敬嗣獨以親賢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始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常安石授其子汪官汪嗜酒不堪職任且授洛州司功又改五品光遠即汪之子雖無學術頗有祖風勇決任氣身長六尺餘目睛白黑分明少歷仕州縣開元末爲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以博徒相得累遷至左贊善大夫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舉光遠爲長安令十四載遷京兆少尹其載使吐蕃弔祭十五載五月使

迴十餘日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詔留光遠爲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
西京留守採訪使駕發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而焚之
自日及午火勢漸盛亦有乘驢上紫宸興慶殿者光遠與中官將
軍邊令誠號令百姓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數人方令
使其息東見祿山祿山大悅僞勅復本官先是祿山已令張休
攝京兆尹十餘日旣得光遠歸歎召休歸洛八月同羅背祿山以廐
馬三峯漣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懼而憂死府縣官
吏驚走獄囚皆空光遠以爲賊且逃矣命所由守神威孝哲以光遠
之狀報祿山光遠閉府門斬爲盜曳落河二人遂與長安令蘇震等
同出至開遠門使人前謂門官曰尹巡諸門門官具器仗以迎至則
皆斬之領府縣官千餘人於京西號令百姓赴召者百餘人夜過咸陽
遂達靈武上喜之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光遠於渭北召集
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於僧寺中椎牛醢酒連夜酣飲
去光遠營四十里光遠偵知之率馬步二千乙夜趨其所賊徒多醉

光遠領百餘騎持滿扼其要分命驍勇持陌刀呼而斬之殺賊徒二千餘人虜馬千疋俘其渠酋一人賊中以光遠勇勁常避其鋒及扈從還京論功行賞制曰持節京畿採訪計會招召宣慰處置等使崔光遠毀家成國致命前矛可特進行禮部尚書封鄴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五月爲河南節度使八月代張鎰爲汴州刺史兼本州防禦使十二月代蕭華爲魏州刺史充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蕭華入魏州使將軍李處崧拒賊賊大至連戰不利子儀怒不救處崧遂敗奔還賊逐處崧至城下反間之曰處崧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崧鏐鏐戰有勇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皆繕完之甚爲堅峻光遠不能守遂夜潰圍而出度河而還肅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襄州將士康楚元張嘉延率衆爲亂陷荆襄澧朗等州以光遠兼御史大夫持節荆襄招討仍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三年除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

先是岐隴吏人郭愔等爲土賊掠州縣爲五堡光遠使判官監察御史嚴旼召而降之光遠在官好蒲酒晚年不親戎事上元元年冬愔等潛連党項及奴刺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擊黃戎肅宗追還以李鼎代之二年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營田觀察處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官使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

房琯河南人天后朝正議大夫平章事融之子也琯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蔭補弘文生性好隱遁與東平呂向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爲事凡十餘歲開元十二年玄宗將封岱岳琯撰封禪書一篇及牋啓以獻中書令張說奇其才奏授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同州馮翊尉無幾去官應堪任縣令舉授虢州盧氏令政多惠愛人稱美之二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其年坐鞠獄不當貶睦州司戶歷慈溪宋城濟源

縣今所在爲政多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名天寶元年拜王客
員外郎三年遷試王客郎中五年正月擢試給事中賜爵漳南縣男
時玄宗企慕古道數遊幸近甸乃分新豐縣置會昌縣於驪山下尋
改會昌爲昭應縣又改溫泉宮爲華清宮於宮所置司廨舍以琯雅
有巧思令充使繕理事未畢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歷
瑯琊鄴郡扶風三太守所至多有遺愛十四年徵拜左庶子遷憲部
侍郎十五年六月玄宗蒼黃幸蜀大臣陳希烈張倚等銜於失恩不
時赴難琯結張均張垼兄弟與韋述等行至城南十數里山寺均垼
同行皆以家在城中逗留不進琯獨馳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謁見玄
宗大悅即日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從幸成
都加銀青光祿大夫仍與一子官其年八月與左相韋見素門下侍
郎崔渙等奉使靈武冊立肅宗至順化郡謁見陳上皇傳付之旨因
言時事詞情慷慨肅宗爲之改容時潼關敗將王思禮呂崇貴李承
光等引於纛下將斬之琯從容救諫獨斬承光而已肅宗以琯素有重

名傾意待之瑄亦自負其才以天下爲已任時行在機務多決之於瑄凡有大事諸將無敢預言尋抗疏自請將兵以誅寇孽收復京都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瑄請自選衆佐乃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遊爲判官給事中丞劉秩爲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分爲三軍遣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摯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瑄自將中軍爲前鋒十月庚子師次便橋辛丑二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接戰官軍敗績時瑄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旣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葛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爲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瑄又率南軍即戰復敗希文劉摯並降於賊瑄等奔赴行在肉袒請罪上並宥之瑄好賓客喜談論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虛聲集成實効瑄旣自無廟勝又以虛名擇將更以至

於敗瑄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揖劉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瑄臨戎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及與賊對壘瑄欲持重以伺之爲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黃失據遂及於敗上猶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圖進取會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授南海太守攝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中謝肅宗謂之曰朕處分房瑄與卿正大夫何爲攝也進明對曰瑄與臣有隙上以爲然進明因奏曰陛下知晉朝何以至亂上曰卿有說乎進明曰晉朝以好尚虛名任王夷甫爲宰相祖習浮華故至於敗今陛下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瑄性踈闊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瑄至厚以臣觀之瑄終不爲陛下用上問其故進明曰瑄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爲江南節度潁王爲鄆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且太子出爲撫軍入曰監國瑄乃以枝庶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邊鄙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立此意以爲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

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劉彙鄧景山竇紹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瑄豈肯盡誠於陛下乎臣欲正衙彈劾不敢不先聞奏上由是惡瑄詔以進明爲河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崔圓本蜀中拜相肅宗幸扶風始來朝謁瑄意以爲圓纔到當即免相故待圓禮薄圓厚結李輔國到後數日頗承恩渥亦憾於瑄瑄又多稱病不時朝謁於政事簡惰時議以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惴恐當王憂臣等之際此時瑄爲宰相略無匡解之意但與廢子劉秩諫議李揖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無而已此外則聽董廷蘭彈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蘭以見瑄自是亦大招納貨賄姦賊頗甚顏真卿時爲大夫彈何忌不孝瑄既黨何忌遽託以酒醉入朝貶爲西平郡司馬憲司又奏彈董廷蘭招納貨賄瑄入朝自訴上叱出之因歸私第不敢關預人事諫議大夫張鎬上疏言瑄大臣門客受賂不宜見累二年五月貶爲太子少師仍以鎬代瑄爲宰相其年十一月從肅宗還京師十二月大赦策勲行賞加瑄金紫光祿大夫進

封清河郡公瑄旣在散位朝臣多以爲言瑄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
合當國家驅策冀蒙任遇又招納賓客朝夕盈門遊其門者又將瑄
言議暴揚於朝瑄又多稱疾上頗不悅乾元元年六月詔曰崇黨近
名實爲害政之本黜華去薄方啓至公之路房瑄素表文學夙推名器
由是累階清貴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氣恃權虛浮簡傲者進爲
同人溫讓謹令者捐於異路所以輔佐之際謀猷匪弘頃者時屬艱
難擢居將相朕永懷仄席冀有成功而喪我師徒旣虧制勝之任升
其親友悉彰浮誕之迹曾未踰時遽從敗績自合首明軍令以謝師
旅猶尚矜其萬死擢以三孤或云緣其切直遂見斥退朕示以堂案
令觀所以咸知乖舛曠於政事誠宜効茲忠懇以奉國家而乃多稱
疾疹莫申朝謁郗犇爲政曾不疾其迂迴亞夫事君翻有懷於鬱快
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爲交結輕肆言談有
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諸闡但以嘗
踐台司未忍致之于理况秩武遽更相尚同務虛求不議典章何成

沮勸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瑄可邠州刺史秩可閩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並即馳驛赴任廢各增修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虛僞成俗今茲所譴實屬其辜猶以瑄等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宜悉朕懷時邠州久屯軍旅多以武將兼領刺史法度隳廢州縣廨宇並爲軍營官吏侵奪百姓室屋以居人甚弊之瑄到任舉陳令式令州縣恭守又緝理公館寮吏各歸官曹頗著政聲二年六月詔褒美之徵拜太子賓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尋出爲晉州刺史八月改漢州刺史瑄長子乘自少兩目盲瑄到漢州廼厚結司馬李銳以財貨乘聘銳外甥女盧氏時議薄其無士行寶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閩州僧舍時年六十七贈太尉孺復瑄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歲即粗解綴文親黨竒之稍長狂踈傲慢任情縱欲年二十淮南節度陳少遊辟爲從事多招陰陽巫覡令揚言

已過三十必爲宰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賦於揚州少遊將抑奪之
佶聞而奔出少遊方遣人劫佶令迴孺復請行會佶已過江南乃還
及少遊卒浙西節度韓滉又辟入幕其長兄宗偃先貶官嶺下而卒
及喪柩到揚州孺復未嘗弔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
母累言之孺復乃先具棺槨而集家人生歛保母遠近驚異及妻在
產蓐三四日遽令上船即路數日妻遇風而卒孺復以宰相子年少
有浮名而奸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佳
妬悍甚一夕杖殺孺復侍兒二人埋之雪中觀察使聞之詔發使鞠
案有實孺復坐貶連州司馬仍令與崔氏離異孺復久之遷辰州刺
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經畧使乃潛與妻往來久而上疏請合詔從之
二歲餘又奏與崔氏離異其爲取捨恣逸不顧禮法也如此貞元十
三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二式琯之姪舉進士李泌觀察陝州辟爲從
事泌入爲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爲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
史韋臯表爲雲南安撫使兼御史中丞臯卒詔除兵部郎中屬劉闢

反式留不得行性便佞又懼闕每於座中數贊關之德美比之劉備同陷於賊者皆惡之高崇文既至成都式與王良士崔從盧士玖等白衣麻躋街土請罪崇文寬禮之乃表其狀尋除吏部郎中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真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屢以表聞迭請加罪上欲止其兵李吉甫薦式爲給事中將命于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轉河南尹時討王承宗於鎮州配河南府饋運車四千兩式表以凶旱人貧力微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既免力役人懷而安之明年移授宣歙池觀察使元和七年七月卒贈左散騎常侍

張鎬博州人也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略少時師事吳兢兢甚重之後遊京師端居一室不交世務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之者鎬杖策徑往求醉而已天寶末楊國忠以聲名自高搜天下奇傑聞鎬名召見薦之自褐衣拜左拾遺及祿山阻兵國忠屢以軍國事咨於鎬鎬舉贊善大夫來瑱可當方面之

寄數月玄宗幸蜀鎬自山谷徒步扈從肅宗即位玄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奏議多有弘益拜諫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供奉僧在內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聲聞禁外鎬奏曰臣聞天子修福要在安養舍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而撓聖慮肅宗甚然之時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尋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鎬既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閻丘曉引兵出救曉素懷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已及鎬信至略無稟命又慮兵敗禍及於已遂逗遛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卽杖殺之及收復兩京加鎬銀青光祿大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招討殘孽時賊帥史思明表請以范陽歸順鎬揣知其僞恐朝廷許之手書密表奏曰思明兇豎因逆竊位兵強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曰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肅宗計意已定

表入不省鎬爲人簡澹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翼之誠慤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相位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翼之僞皆符鎬言尋徵爲太子賓客改左散騎常侍屬嗣岐王珍被誣告構逆伏法鎬買珍宅坐累貶辰州司戶代宗即位推恩海內拜撫州刺史遷洪州刺史饒吉等七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尋正授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廣德二年九月卒鎬自入仕三十年致位宰相居身清廉不營資產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天下具瞻雖考秩至淺推爲舊德耳

高適者渤海脩人也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濩落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稱誦宋州刺史張九臯深奇之薦舉有道科時右相李林甫擅權薄於文雅唯以舉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爲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

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祿山之亂徵翰討賊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仍佐翰守潼關及翰兵敗適自駱谷西馳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謁見玄宗因陳潼關敗亡之勢曰僕射哥舒翰忠義感激臣頗知之然疾病沉頓智力將竭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爲香火使倡婦彈箜篌琵琶以相娛樂樗蒲飲酒不恤軍務蕃渾及秦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食倉米飯且猶不足欲其勇戰安可得乎故有望敵散亡臨陣翻動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之軍魯吳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監軍等數人更相用事寧有是戰而能必勝哉臣與楊國忠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劒閣之險西幸蜀中避其蔓毒未足爲耻也玄宗嘉之尋遷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適立節貞峻直躬高朗感激懷經濟之略紛綸瞻文雅之才長策遠圖可云大體謹言義色寔謂忠臣宜迴紕迭之任俾超諷諭之職可諫議大夫賜緋魚袋適負氣敢言權幸憚之二年求王璘起兵於江東欲據揚州初上皇以諸王分鎮適切諫不可及是求王叛肅宗聞其

論諫有素召而謀之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上奇其對以適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節度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于安州師將渡而永王敗乃招李廣琛于歷陽兵罷李輔國惡適敢言短於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中亂出爲蜀州刺史遷彭州劔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弊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曰劔南雖名東西兩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也茂州而西經羗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各舉軍戎並取給於劔南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爲東川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可得而參也而嘉陵比爲夷獠所陷今雖小定瘡痍未平又一年已來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貿易於成都則其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稅賦者成都彭蜀漢州又以四州殘弊當他十州之重役其於終久不亦至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應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懼於罪譴或責之於鄰保或

威之以杖罰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無流亡理不可得比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升合斛儲皆求於蜀人矣且田土疆界蓋亦有涯賦稅差科乃無涯矣爲蜀人之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於蜀人不過平戎已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絕之末運糧於束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國家言之不足以廣土宇柰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國家若將已成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不可收當宜却停東川併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仰於成都彭漢蜀四川哉慮垂聖朝洗滌關東掃清逆亂之意也儻蜀人復擾豈不貽陛下之憂昔公孫弘願罷西南夷臨海專事朔方賈捐之請棄珠崖以寧中土謹言政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事無窮頓廢免倒懸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裨萬一下宰相廷議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劍南節度終始處置疏奏不納後梓

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奧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旣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代宗即位吐蕃陷隴右漸逼京畿適練兵於蜀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爲蕃兵所陷代宗以黃門侍郎嚴武代還用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戶永泰元年正月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喜言王霸大畧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已任然言過其術爲大臣所輕累爲藩牧政存寬簡吏民便之有文集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憾同援梁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使絕求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而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暢瓘河東人也鄉舉進士天寶末安祿山奏爲河北海運判官三遷大理評事副元帥郭子儀辟爲從事至德初肅宗即位大收俊傑或

薦璿召見悅之拜諫議大夫累轉吏部侍郎廣德二年十二月爲散騎常侍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復爲左常侍與裴冕並集賢院待制大曆五年兼判太常卿遷戶部尚書十年七月卒贈太子太師璿廓落有口才好談王霸之略居職責成屬吏覲覲無過而已史臣曰祿山寇陷兩京儒生士子被脅從懷苟且者多矣去逆効順毀家爲國者少焉如光遠勇決任氣會權變以立功房瑄文學致身全節義以避寇阽危之時顛沛之際有足稱者然光遠居重藩掌軍政瑄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不知機而固位竟無德以自危孺復兇狂式之便佞獲今終者幸焉鎬直躬居位重德鎮時其爲人也鮮矣適以詩人爲戎帥險難之際名節不虧君子哉璿擢第居官守分無過又何咎焉

贊曰光遠房瑄有始有終張鎬國器適璿儒風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二

劉 昫

聞人詮校刻范梈同校

李曷

族弟齊物
曷族弟若水

齊物子復李麟

李國貞

子錡

李岍

第嶧峴

李巨子則之

李曷淮安王神通玄孫清河王孝節孫也曷少孤事母甚謹睿宗時累轉衛尉少卿丁憂去職在喪柴毀家人密親未嘗窺其言笑開元初授汝州刺史爲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昇弟暈尤相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曷往來微行州人不之覺其清慎如此俄入授太常少卿三遷黃門侍郎兼太原尹仍充太原已北諸軍節度使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爲業及死不殮但以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爲黃坑側有餓狗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曷到官申明禮憲期不再犯發兵捕殺群狗其風遂革久之轉太常卿旬日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開元二十

一年正月制曰繼好之義雖屬邊鄙受命以出必在親賢事欲重於當時禮故崇於殊俗選衆之舉無出宗英工部尚書李嵩體含柔嘉識致明允爲公族之領袖是朝廷之羽儀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專對有懷於遠夫豈能忘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發遣以國信物一萬匹私覲物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遣之及還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焉旣而吐蕃遣其臣隨漢使分往劔南及河西磧西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告亦如之以嵩奉使稱職轉兵部尚書時吏部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衆雜難以區分嵩奏請准司勳兵部印文例加官告兩字至今行之嵩風儀秀整所歷皆以威重見稱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累封武都縣伯俄爲太子少傅病卒年六十餘贈益州大都督

齊物淮安王神通子鹽州刺史銳孫也齊物無學術在官嚴整開元二十四年後歷懷陝二州刺史齊物天寶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運

於石中得古鐵犁鐮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加齊物銀青光祿大夫爲鴻臚卿河南尹齊物與右相李適之善適之爲林甫所構貶官齊物坐謫竟陵太守入爲司農鴻臚卿至德初拜太子賓客遷刑部尚書鳳翔尹太常卿京兆尹爲政發官吏陰事以察爲能於物少恩而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晚年除太子太傅兼宗正卿上元二年五月卒輟朝一日詔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卿齊物宗室珪璋士林植幹清廉獨斷剛毅不群歷踐周行備經中外威名益振忠効彌彰三尹神州一登會府擒姦掩鉤距之術恤獄正喉舌之官遂令調護儲闈再登師傅從容賓友師長官寮桑榆之時壯志逾勵松柏之性晚歲常堅天不憖遺奄然殂謝念親感舊深軫于懷宜錫寵章載光營魄可贈太子太師

子復字初陽以父蔭累官至江陵府司錄精曉吏道衛伯玉厚遇之府中之事多以咨委性苛刻爲伯玉所信奏爲江陵縣令遷少尹歷饒州蘇州刺史皆著政聲李希烈背叛荆南節度張伯儀數出兵爲

希烈所敗朝廷憂之以復久在江陵得軍民心復方在母喪起爲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行軍司馬伯儀旣受代以復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克本管招討使加檢校常侍先時西京叛亂前後經略使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沒爲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在容州三歲南人安悅遷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觀察使會安南經畧使高正平張應相次卒官其下衆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兵黷亂州縣姦賊狼藉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於荒裔又勸導百姓令變茅屋爲瓦舍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喻之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之復曉於政道所在稱理徵拜宗正卿加檢校工部尚書未一歲會華州節度李元諒卒以復爲華州刺史潼關鎮國軍使仍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中潰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營田等使兼御史大夫復到任置營田數百頃以資軍食不率於民衆皆悅之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十三年

四月卒官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復久典方面積財頗甚爲時所譏若水齊物族第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貌甚偉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有可觀者建中元年八月卒

李麟皇室之疎屬太宗之從孫也父濬開元初置十道按察使精選吏才以濬爲潤州刺史江南東道按察使轉號潞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攝御史大夫劍南節度按察使所歷以誠信待物稱爲良吏八年卒贈戶部尚書謚曰誠麟以父任補職累授京兆府戶曹開元二十二年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歷戶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天寶元年遷郎中尋改諫議大夫五載充河西隴右磧西等道黜陟使稱旨遷給事中七載遷兵部侍郎同列楊國忠專權不悅麟同職宰臣奏麟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俄而國忠爲御史大夫麟復本官十一載遷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十四年七月以本官出爲河東太守河東道採訪使爲政清簡民吏稱之其年冬祿山構逆朝廷

以麟儒者恐非禦侮之用乃以將軍呂崇賁代還復以祭酒歸朝賜
爵渭源縣男六月玄宗幸蜀麟奔赴行在既至成都拜戶部侍郎兼
左丞遷憲部尚書至德二年正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扈從宰
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已赴鳳翔俄而崔圓繼去玄宗以麟宗室子獨
留之行在百司麟摠攝其事其年十一月從上皇還京策勲行賞加
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褒國公時張皇后
干預朝政殿中監李輔國以翊衛肅宗之勞判天下兵馬事充元帥
府行軍司馬勢傾國朝宰相苗晉卿崔圓已下惧其威權傾心事之
唯麟正身謹事無所依附輔國不悅乾元元年罷麟知政事守太子
少傅二年八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賻絹二百匹葬日詔京
兆府差官護送官給所須麟好學能文嘗編聚皇朝已來制集五十
卷行於時

李國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孫父廣業劍州長史國貞
本名若幽性剛正有吏才歷安定扶風錄事參軍皆稱職乾元中累

遷長安今尋拜河南尹會史思明逼城元帥李光弼東保河陽國貞
領官吏寓于陝數月徵爲京兆尹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
劍南節度使入爲殿中監二年八月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
充朔方鎮西北庭與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
處置使鎮于絳賜名國貞旣至又加克管内河中晉絳慈隰沁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國貞旣至絳屬軍中素無儲積百姓飢饉
難爲聚斂將士等糧賜多闕國貞頗以狀聞未報軍中誼誼怨讟左
右以告國貞國貞喻之曰軍將何苦如是已爲奏聞終有所給信宿
軍亂攻國貞夜燒衙城門國貞莫知所圖左右勸國貞弃城遁去國
貞曰吾銜命爲將不能靖難安可弃城乎左右固勸迴避乃隱於州
獄詐負繯繼會國貞麾下爲賊所擒因指所在遂於獄中執國貞將
害之國貞曰軍中乏糧已有陳請人不堪賦予無負於將士耳衆引
退突將王元振獨曰今日之事豈須問焉抽刀害國貞及二男三大
將國貞有風彩清白守法爲政急於操下時論以辨吏稱之追贈揚

州大都督

子錡以父蔭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寶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持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有浙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賜錡錡遂坑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鬚者爲一將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復於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其鹽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度反狀未發憲宗即位已二年諸道倔強者入朝而錡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錡乃署判官王澹爲留後旣而遷延發期澹與中使頻喻之不悅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殺澹而食之監軍使聞亂遣衙將趙琦慰喻又齎食之復以兵注中使之頸錡佯驚救解之囚於別館遂稱兵室五劒分授管內鎮將令殺刺史於是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謀矯制傳檄于蘇杭湖睦等州遂殺其鎮將李深湖州辛秘亦殺其鎮將趙惟忠而蘇州刺史李素爲鎮將姚志安所繫釘

於船舷生致於錡未至而錡敗得免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僊田少卿領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亦思向順其密謀多決於行立乃迴戈趣城執錡於幕縋而出之斬於闕下年六十七其挽硬蕃落將士或投井自縊紛紛枕藉而死者不可勝紀宰相鄭絪等議錡所坐親踈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蔣武問曰詔罪李錡一房當是大功內耶武曰大功是錡堂兄弟即淮安王神通之下淮安有大功於國不可以孽孫而上累又問錡親兄弟從坐否武曰錡親兄弟是若幽之子若幽有死王事之功如令錡兄弟從坐若幽即宜削籍亦所未安宰相頗以爲然故誅錡詔下唯止元惡一房而已

李岍太宗第三子吳王恪之孫恪第三子琨生信安王禕禕生三子岍岍岍志行修立天寶中爲南宮郎歷典諸曹十餘年居父喪哀毀得禮服闋以郡王子例封趙國公楊國忠秉政郎官不附已者悉出於外岍自考功郎中出爲睢陽太守尋而第岍出爲魏郡太守兄

第夾河典郡皆以理行稱十四載入計京師屬祿山之亂玄宗幸蜀
岷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劔南節度採訪使上皇在成都健兒郭千仞夜謀亂上皇御玄英樓招諭不從岷
與六軍兵馬使陳玄禮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時岷爲鳳翔
太守匡翊肅宗兄弟俱効勲力從上皇還京爲戶部尚書岷爲御史
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兄弟同制封公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
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二年以宋州刺史劉
展握兵河南有異志乃陽拜展淮南節度使而密詔揚州長史鄧景
山與岷圖之時展徒黨方強旣受詔即以兵渡淮景山岷拒之壽春
爲展所敗岷走渡江保丹陽坐貶袁州司馬竇應二年病卒於貶所
追贈揚州大都督官給遶乘護柩還京初岷爲戶部尚書岷爲吏部
尚書知政事岷爲戶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兄弟同居長興里第門
列三戟兩國公門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戟榮耀冠時岷位終蜀
州刺史岷樂善下士少有吏幹以門蔭入仕累遷高陵令政術知名

特遷萬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爲金吾將軍遷將作監改京兆府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己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爲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至德初朝廷務收才傑以清寇難峴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十二月制曰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李峴饋軍周給開物成務可光祿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制曰李峴朝廷碩德宗室蓋臣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決於峴由是諲等銜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構者繼有之須有追呼諸司莫敢抗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有獄推斷未了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勅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勅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及峴爲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上悟

賞峴正直事並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
由是深怨峴鳳翔七馬坊押官先頗爲盜劫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
興縣令知捕賊謝夷甫擒獲決殺之其妻進狀訴夫冤輔國先爲飛
龍使黨其人爲之上訴詔監察御史孫鑒推之鑒初直其事其妻又
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三司與鑒同
妻論訴不已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於夷甫又言伯陽
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召若虛詞氣不順伯陽欲上言之
若虛先馳謁告急於肅宗云已知卿出去若虛奏曰臣出即死上因
留在簾內有頃伯陽至上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上怒
叱出之伯陽貶瑞州高要尉權獻郴州桂陽尉鳳翔尹嚴向及李曄
皆貶嶺下一尉鑒除名長流播州峴以數人咸非其罪所責太重欲
理之遂奏若虛希旨用刑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重輕是無御史臺
上怒峴言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
峴欲專權耶何乃云任毛若虛是無御史臺也令貶蜀州刺史朕自

覺用法太寬擇木對曰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爾代宗即位徵峴爲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屬鑾輿幸陝峴由商山路赴行在既還京師拜峴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宰臣不干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傳詔命至中書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峴爲宰相令去其榻奏請常叅官各舉堪任諫官憲官者不限人數初枚東京受僞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崔器希言深刻奏皆處死上意亦欲懲勸天下欲從器議時峴爲三司使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陛下含弘之義又失國家惟新之典且羯胡亂常無不凌據二京全陷萬乘南巡各顧其生衣冠蕩覆或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皆寘極法恐乖仁恕之言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况河北殘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黨誰人更畱劾順困獸猶鬪况數萬人乎崔器曰諍皆守文之吏不識大體殊無變通廷議數日方從峴奏全活甚衆

其料敵決事皆此類竟爲中官所擠罷知政事爲太子詹事尋遷吏部尚書知江淮舉選置銓洪州明年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永康二年七月以疾終時年五十八

李巨曾祖父號王鳳高祖之第十四子也鳳孫邕嗣號王巨即邕之第二子也剛銳果決頗涉獵書史好屬文開元中爲嗣號王天寶五載出爲西河太守皇太子杜良娣之妹婚柳勣陷詔獄巨毋扶餘氏吉溫嫡母之妹也溫爲京兆士曹推勣之黨以徐徵等往來巨家資給之由是坐貶義陽郡司馬六載御史中丞楊慎矜爲李林甫王鉞構陷得罪其黨史敬忠亦伏法以巨與敬忠相識坐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又起爲夷陵郡太守及祿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帥張垪言巨善騎射有謀畧玄宗追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人曰如此小兒豈得令見人主經月餘日不得見玄宗使中官召入奏事玄宗大悅遂令中官劉奉庭宣勅令宰相與巨語幾亭午方出國忠頗怠對奉庭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公不爾乎巨曰不知若箇軍

將能與相公手打賊乎尋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翌日巨稱官銜奉謝玄宗驚曰何得令攝即日詔兼御史大夫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爲賊所詐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晁先領三節度事有詔貶晁爲果毅以潁州太守來瑱兼御史中丞代之巨奏曰若晁能存孤城其功足以補過則何以處之玄宗曰卿隨宜處置之巨至內鄉趣南陽賊將畢思琛聞之解圍走巨趣何履光趙國珍同至南陽宣勅貶晁削其章服令隨軍効力至日晚以恩命令晁復位至德二年爲太子少傅十月收西京爲留守兼御史大夫三年夏四月加太子少師兼河南尹充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充東畿採訪等使於城市橋梁稅出入車牛等錢以供國用頗有乾沒士庶怨讟後與妃張氏不睦張氏即皇后從父妹也宗正卿李遵構之發其所犯贓賄貶爲遂州刺史屬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衆襲節度使李奐於綿州路經遂州巨蒼

黃修屬郡禮迎之爲子璋所殺子則之以宗室歷官好學年五十餘
每執經詣太學聽受嗣曹王臯自荆南來朝稱薦之貞元二年自睦
王府長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以從父甥竇申追遊無間親累貶昭
州司馬

史臣曰曷孝友清慎居官有稱齊物貞廉整肅復節制權謀國貞清白
守法皆神通之曾玄宗室之翹楚錡之爲逆不累其親前人之積德
彰矣當朝之用法明矣然曷發人陰私齊物積財興議國貞急於操
下皆尺之短也麟修整循良匪躬立事始終無玷者皆宗室之英
也峴之剛正才畧有足可稱初爲國忠所憎終沮朝恩之勢處群邪
之內堅獨正之心是不吐也活東都之命是不茹也庶幾乎仲山甫
之道焉臣以剛銳果決亦可嘉焉終以賊賄貪殘良可痛也

贊曰宗室賢良枝葉茂盛最尤者誰峴獨守正

唐書列傳卷六十二

唐書列傳卷六十三

劉 昫 等修

苗晉卿

裴冕

裴遵慶

子向向子寅寅子樞

苗晉卿上黨壺關人世以儒素稱祖夔高道不仕追贈禮部尚書父
殆庶官至絳州龍門縣丞早卒以晉卿贈太子少保晉卿幼好學善
屬文進士擢第初授懷州修武縣尉歷奉先縣尉坐累貶徐州司戶
叅軍秩滿隨調判入高等授萬年縣尉遷侍御史歷度支兵吏部三
員外卽開元二十三年遷吏部郎中二十四年與吏部郎中孫逖並
拜中書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權知吏部選事晉卿性謙柔選人有
訴訟索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晉卿必含容之略無愠
色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五年政既寬施胥吏多因緣爲
姦賄賂大行時天下承平每年赴選常萬餘人李林甫爲尚書專任
廟堂銓事唯委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遙主之選人旣多每年兼命他

官有識者同考定書判務求其實天寶一載春御史中丞張倚男奭
參選晉卿與遙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
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有蘇孝愷者嘗爲范陽
薊令事安祿山具其事告之祿山恩寵特異謁見不常因而奏之玄
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
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晉卿貶爲安康郡太守遙爲武當郡
太守張倚爲淮陽太守勅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
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天寶三載閏二月轉魏郡太守充河北採訪
處置使居職三年政化洽聞會入計因上表請歸鄉里旣至壺關望
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禮下公門軼
路馬況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又
出俸錢三萬爲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尋改河東太守河東採訪使入
爲尚書東京留守徵爲憲部尚書屬祿山叛逆楊國忠以晉卿有時
望將抑之乃奏云宜以大臣鎮遏東道遂出爲陝州刺史陝號兩州

防禦使及入對固辭老病由是忤旨改憲部尚書致仕及朝廷失守
衣冠流離道路多爲逆黨所脅自陳希烈張均已下數十人盡赴洛
陽晉卿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會肅宗至鳳翔手詔追晉卿赴行在即
日拜爲左相軍國大務悉以咨之旣收兩京以功封韓國公食實封
五百戶改爲侍中後以賊寇漸除屢乞骸骨優詔許之罷知政事爲
太子太傅明年帝思舊臣復拜爲侍中晉卿寬厚廉謹爲政舉大綱
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魏人思之爲立碑頌德及秉鈞衡小心畏慎
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
位以知自全議者比漢之胡廣玄宗崩肅宗詔晉卿攝冢宰
上表固辭曰臣聞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冢宰更無事
跡但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公今殘寇猶虞日殷萬務皆緣兵
馬屯守計襲善筭良謀立勝擒敵陛下若行古之道居喪不言蒼
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家起居注亦於禮部檢見舊勅恭惟太宗
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日皆有國哀視事不輟以爲君臨天下難徇

常情今遺詔有處分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則無冢
宰遵大行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顙顙不勝大願伏惟陛下知理
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恩從宜無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
心昏貌朽加以疾病事有急速斷在須臾凡聖不同豈合受詔陛下
發哀已五日矣願准遺詔聽政則四夷萬國無任悲幸肅宗時疾彌
留覽表殞絕乃許數日肅宗晏駕代宗踐祚又詔晉卿攝冢宰晉卿
上表懇辭曰臣以昔者天子居喪之時百官聽於冢宰者蓋君幼小
御極事殷情理當然公革不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通變垂
範作則可舉而行又士或墨纓時遇金革豈非銜恤謂義在斷恩且
百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絕指景悼生此匹夫守節之常
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十日陛下於大行皇帝柩前即位是承
先帝遺顧之言亦前代不易之典則知所畧不爲害所存是適權防
威滅端所利者大陛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申罔
極之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內萬務在中須達宸聰始

成國政百寮萬姓及僧道耆壽等相顧聚言以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況久無居攝臣不敢奉詔特乞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臣惓聽衆情不勝懇願伏望割痛抑哀則天下悲幸上號泣從之時晉卿年已衰暮又患兩足上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累日一視事歷三朝皆以謹密見稱廣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卧於私第蕃聞之輿入逼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上自陝至冊爲太保罷知政事又詔以太保致仕永泰元年四月薨輟朝三日令京兆少尹一員護喪事緣塋諸物並官給賻絹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太常議謚曰懿獻初晉卿東都留守引用大理評事元載爲推官至是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改謚曰文貞大曆七年令配享肅宗廟庭

裴冕河東人也爲河東冠族天寶初以門蔭再遷渭南縣尉以吏道聞御史中丞王鉷充京畿採訪使表爲判官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冕雖無學術守職通明果於臨事鉷甚委之及鉷得罪伏法時

宰臣李林甫方竊權柄人咸懼之鉞實佐數百不敢窺鉞門冕獨收鉞屍親自護喪瘞于近郊冕自是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行軍司馬累遷員外郎中玄宗幸蜀至益昌郡遙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爲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爲之副是時冕爲河西行軍司馬授御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涼具陳事勢勸之朔方亟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曰主上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湏有所歸天意人事以知況賢智乎太子曰南平寇逆奉迎鑾輿退居儲貳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也冕與杜鴻漸又進曰殿下藉累聖之資有天下之表元貞萬國二十餘年殷憂啓聖正在今日所從殿下六軍將士皆閔輔百姓日夜思歸大軍一散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從衆臣等敢以死請凡勸進五上乃依肅宗即位以定策功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倚以爲政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儲積爲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積益賤事轉爲弊肅

宗移幸鳳翔。罷冕知政事。遷右僕射。兩京平。以功封興國公。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充劔南西川節度使。又入爲右僕射。永泰元年。與裴遵度等並集賢待制。代宗求舊拜冕兼御史大夫。充護山陵使。冕以倖臣李輔國權盛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使判官。烜坐法。冕坐貶施州刺史。數月移澧州刺史。復徵爲左僕射。元載秉政。載爲新平縣尉。王鉞辟在廵內。冕常引之載。頗德冕。會宰臣杜鴻漸卒。載遂舉冕代之。冕時已衰。瘞載以其順已。引爲同列。受命之際。蹈舞絕倒。載趨而扶起。代爲謝詞。冕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効之。呼爲僕射樣。初代鴻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拜職未盈月。卒。大曆四年十二月也。上悼之。輟朝三日。贈太尉。贈賻物五百匹。粟五百石。裴遵慶絳州聞喜人也。代襲冠冕。爲河東著族。遵慶志氣深厚。機鑒敏。

達自幼強學博涉載籍謹身晦跡不干當世之務以門蔭累授潞府
司法叅軍時年已老未爲人所知隨調吏部授大理寺丞剖斷刑獄
舉正綱條理行始著遷司員外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
無事九流輻輳會府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強記精覈
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天寶末楊國忠當國出
不附己者例爲外官遵慶亦出爲郡守肅宗即位徵拜給事中尚書
右丞吏部侍郎恭儉克己遲重謹密頗有時望上元中蕭華輔政素
知遵慶每奏見累稱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廣德初僕
固懷恩阻兵分上指中官爲詞上以遵慶忠純特遣往汾州宣慰懷
恩遵慶既見懷恩具陳朝旨懷恩引過聽命將隨遵慶朝謁爲副將
范志誠以邪說惑之懷恩遂以懼死爲詞會蕃寇陷京師乘輿幸陝
遵慶自汾州奔赴行在及乘輿還京以遵慶爲太子少傅永泰元年
與裴冕等並於集賢院待制罷知政事尋改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
選事時有選人天興縣尉陳瑄於銓庭言詞不遜凌突無禮代宗詔

付遵慶於省門鞭三十貶爲吉州員外司戶叅軍遵慶敦守儒行老而彌謹嘗爲風狂族姪搗登聞鼓告以不順上知其謬不省其見信如此大歷十年十月薨於位年九十餘遵慶初登省郎嘗著王政記述今古禮體識者覽之知有公輔之量子向字倬仁少以門蔭歷官至太子司議郎建中初李紱爲同州刺史秦向爲從事朱泚反李懷光又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紱來奔奉天向領州務貴先因脅縣尉林寶役徒板築不及期將斬之吏人百姓奔竄向即詣貴先軍壘以逆順之理責之貴先感悟遂來降故同州不陷向繇是知名累爲京兆府戶曹轉櫟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爲戶部員外郎德宗季年天下方鎮副倖多自選于朝防一日有變遂就而授之節制向以選爲太原少尹德宗召見喻旨尋用爲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改汾州刺史轉鄭州又復爲太原少尹兼河東節度副使改晉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遷虢州刺史入爲京兆少尹拜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入爲大理寺卿出遷陝虢都防禦觀察

使三歲拜左散騎常侍自常侍復爲大理向本以名相子以學行自飾謹守其門風歷官仁智推愛利及於人至是以年過致政朝廷優異乃以吏部尚書致仕于新昌里第内外支属百餘人向所得俸禄必同其費及領外任亦挈而隨之有孤惸疾苦不能自恤向尤周給至今稱其孝睦焉大和四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

子寅登進士第累官至御史大夫卒子樞

子樞字紀聖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宰相杜審權出鎮河中辟爲從事得祕書省校書郎再遷藍田尉直弘文館大學士王鐸深知之鐸罷相失職樞亦久之不調從僖宗幸蜀中丞李煥奏爲殿中侍御史遷起居郎中和初王鐸復見用以舊恩徙爲鄭滑掌書記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入朝歷兵吏二員外郎龍紀初擢拜給事中改京兆尹宰相孔緯尤深獎遇大順中緯以用兵無功貶官樞坐累爲右庶子尋出爲歙州刺史乾寧初入爲右散騎常侍從昭宗幸華州爲汴州宣諭使初樞自歙州罷郡歸朝路經大梁時朱全忠兵威已振樞以

兄事之全忠繇是重之及樞傳詔全忠皆稟朝旨獻奉相繼昭宗甚
悅乃遷兵部侍郎時崔胤專政亦倚全忠二人因是相結改樞吏部
侍郎未幾換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其年冬昭宗幸華州崔胤貶官樞
亦爲工部尚書天子自岐下還宮以樞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
廣南節度使制出朱全忠保薦之言樞有經世才不可棄之嶺表尋
復拜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累兼吏部尚書判度支崔胤誅以全忠素
厚相位如故從昭宗遷洛陽駐驛陝州進右僕射弘文館大學士太
清宮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嘗奏用牙
將張廷範爲太常卿諸相議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節鉞之命何
藉樂卿恐非元帥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俄而全忠聞樞言謂賓佐
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伍觀此議論本態露矣切
齒含怒柳璨聞全忠言尋希旨罷樞相位和陵祔享拜尚書左僕射
五月責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尋再貶瀧州司戶六月十一日行及
滑州全忠遣人殺之於白馬驛投屍於河時年六十五

史臣曰晉卿謹身莅事足爲純臣避寇全忠固彰大節然博達精審豈不知寬猛之道哉奉林甫之旨沴胥吏之意悅附張倚欺罔時君生爲重臣諂林甫之勢也歿改美謚引元載之恩焉或言晉卿不爲巧官者誠不信也冕力贊中興名居大位奉公抱義可以致身賣官度僧是何爲政及其老也貪冒尤深遵慶學術貞明爲國忠所出恭儉謹密遇蕭華素知位重行純老而彌篤彼二公固有慚德向克荷堂構不墜門風樞因盜而振盜憎而亡宜哉君子守道遠刑蓋慮此也

贊曰吳美晉卿貪哉裴冕遵慶父子及之者鮮

唐書列傳卷六十三

唐書列傳卷六十四

魯炆

裴戎

來瑱

周智光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卿校

魯炆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餘涉獵書史天寶六年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別奏顏真卿爲監察御史使至隴右翰嘗設宴真卿謂翰曰中丞自郎將授將軍便登節制後生可畏得無人乎炆時立在階下翰指炆曰此人後當爲節度使矣後以隴右破吐蕃跳盪功累授右領軍大將軍同正員賜紫金魚袋祿山之亂選任將帥十五載正月拜炆上洛太守未行遷南陽太守本郡守捉仍充防禦使尋兼御史大夫充南陽節度使以龔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人屯葉縣北渚水之南築柵四面掘壕以自固至五月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來擊之衆欲出戰炆不許賊於營西順風燒煙營內坐立不得橫門扇及木爭出賊矢集如雨炆與中使薛道等挺身遁走餘衆盡沒嶺南節

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太守徐浩未至裨將嶺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軍多懷金銀爲資糧軍資器械盡棄於路如山積至是賊徒不勝其富吳收合殘卒保南陽郡爲賊所圍尋而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之不從又使僞將豫州刺史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尅武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潁川太守來瑱襄陽太守魏仲犀合勢救之犀使弟孟馴爲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遂大敗吳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斛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鼠一頭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藉肅宗使中官將軍曹日昇來宣慰路絕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賊若擒吾勅使我亦何安顏真卿適自河北次于襄陽謂仲犀曰曹使旣果決不顧萬死之地何得沮之縱爲賊所獲是亡一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焉中官馮廷瓌曰將軍必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日昇又自有僸騎數人仲犀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賊徒望見知其驍銳不敢逼日昇旣入城吳衆初以爲望絕忽有使來宣命皆踴躍一心日昇以其

十人至襄陽取糧賊雖追之不敢擊遂以一千人取音聲路運糧而入賊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數月吳在圍中一年救兵不至晝夜苦戰人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衆持滿傳矢突圍而出南陽投襄陽田承嗣來追苦戰二日殺賊甚衆賊又知其決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御史大夫襄陽節度使時賊志欲南侵江漢賴吳奮命扼其衝要南夏所以保全十月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等奔於河北南陽遭大亂之後距鄧州二百里人煙斷絕遺骸委積於牆塹間十二月策勳行賞詔曰特進太僕卿南陽郡公兼御史大夫權知襄陽節度事上柱國金鄉縣公魯吳蘊是韜畧副茲節制竭節保邦悉心陷敵表之旗幟分以土田可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岐國公食實封二百戶兼京兆尹乾元元年兼鄭州刺史充鄭陳潁亳等州節度使上元二年為淮西襄陽節度使鄧州刺史十月與朔方節度使司徒郭子儀河東節度使太尉李光弼等九節度同圍安慶緒於襄州吳領淮西襄陽節度行營步卒萬人馬軍三百以李抱王為兵馬使吳

分界知東面之北二年六月六日賊將史思明自范陽來救戰於安陽河北王師不利吳中流矢奔退時諸節度以迴紇戰敗因而退散盡棄軍糧器械所過虜掠吳兵士剽奪尤甚人因驚怨五日至新鄭縣聞郭子儀已整衆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吳憂懼仰藥而卒

裴茂以門蔭入仕累遷京兆府司錄參軍來瑱鎮陝州引爲判官瑱移襄州又爲瑱行軍司馬瑱遇之甚厚及瑱淮西之敗逗留不行茂密表聞奏朝廷以瑱掌重兵惡之密詔以茂代瑱爲襄州刺史充防禦使茂本鎮穀城及受密命乃率麾下二千人赴襄陽時瑱亦奉詔依舊任瑱遂設具於江津以俟之茂初聲言假道入朝及見瑱即云奉代且欲視事瑱報曰瑱已奉恩命復任此茂惶惑喻其麾下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瑱軍因與瑱兵交戰茂大敗士卒死傷殆盡茂走還穀城舊營瑱追擒之朝旨務安漢南乃歸咎於茂寶應元年七月勅曰前襄州刺史裴茂性本頑疎行惟狂悖瑱因試用爰委軍戎守在要衝無聞方略所以申命來瑱重撫漢南即宜奔赴關廷謝其曠職

而乃顧惜名位輕圖異端誣構忠良妄興兵甲遽令追召敢欲逗留
是有無君之心不唯罔上之罪又轉輸之物軍國所資擅爲費用其
數甚廣據其抵犯合寘嚴誅但自朕登極已來屢施恩宥肆諸朝市
所未忍爲宜寬殊死之刑俾就投荒之謫宜除名長流費州戎器
局輕徧初興師徒給用無節及敗撓遲迴赴召將至京師會有是命
旣行至藍田驛賜自盡

來瑱邠州永壽人也父曜起於卒伍開元十八年爲鴻臚卿同正員
安西副都護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後爲右領軍大將軍仗
內五坊等使名著西陲寶應元年以子貴贈太子太保瑒少尚名節
慷慨有大志頗涉書傳天寶初四鎮從職十一載爲左贊善大夫殿
中侍御史充伊西北庭行軍司馬玄宗詔朝臣舉智謀果決才堪統
衆者各一人拾遺張鎬薦瑒有縱橫之略臨事能斷堪當禦侮之任
丁母憂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垠復薦之起復兼汝南郡太守未行改
潁川太守賊攻之城中積粟素多瑒繕修有備賊繼至城下瑒親射

之無不應弦而斃賊使降將畢思琛招瑱琛即瑱父曜故將城下拜泣弔瑱瑱不應前後殺賊頗衆咸呼瑱爲來嚼鐵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攝御史中丞本郡防禦使及河南淮南遊奕逐要招討等使魯炆敗於葉縣退守南陽乃以瑱爲南陽太守兼御史中丞充山南東道節度防禦處置等使以代炆尋以嗣虢王巨爲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因奏炆能守南陽詔各復本任賊攻圍南陽累月瑱分兵與襄陽節度使魏仲犀救之犀遣弟孟馴將兵至明府橋望風敗走賊追蹙大敗而還兵素少遇敗人情恐懼瑱綏撫訓練賊不能侵詔爲淮南西道節度使收復兩京與魯炆同制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潁國公食實封二百戶餘如故乾元元年召爲殿中監二年初除涼州刺史河南節度經畧副大使未行屬相州官軍爲史思明所敗東京震駭元帥司徒郭子儀鎮穀水乃以瑱爲陝州刺史充陝虢等州節度并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襄州軍將張維瑾曹玠率衆謀亂殺刺史翹以瑱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充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節度觀察處置使上元三年肅宗召瑱入京瑱樂襄州將士亦慕瑱之政因諷將吏州牧縣宰上表請畱之身赴詔命行及鄧州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呂諲王仲昇及中官皆言瑱布恩惠懼其得士心以瑱爲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郢隨等六州節度餘並如故俄而淮西節度王仲昇與賊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爲賊所虜初仲昇被圍累月呂諲病於江陵瑱在襄州又恐仲昇構已遂顧望不救及師出仲昇已沒裴茂頻表陳瑱之狀謀奪其位稱瑱善謀而勇崛強難制宜早除之可一戰而擒也肅宗然之遂以瑱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蘄黃光沔節度觀察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潁泗十五州節度觀察使外示尊崇實奪其權也加裴茂兼御史中丞襄鄧等七州防禦使以代之瑱懼不自安上表稱淮西無糧饋軍臣去秋種得麥請待收麥畢赴上復諷屬吏請畱之裴茂於商州召募以窺去就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即位因復授瑱襄州節度奉義

軍渭北兵馬等使官如故潛令裴我圖之其月十九日裴我率衆浮漢江而下日暮候者白瑱謀於帳下副使薛南陽曰尚書奉詔留鎮裴我以兵代是無名也且我之智勇非尚書敵也衆心歸尚書不歸於我彼若乘我之不虞今夕而至直燒城市我衆必懼而亂彼乘亂而擊則可憂也若及明而至尚書破之必矣翌日平明我督軍士五千列于穀水北瑱以兵逆之登高而陣呼我將士告之曰爾何事來曰尚書不受命謹奉中丞伐罪人若尚書受替謹當釋兵瑱曰恩制復除瑱此州乃取告身勅書以示我軍皆曰僞也承命討君豈千里空歸富貴在於今日遂爭射之瑱奔歸旗下薛南陽曰事急矣請以三百騎爲奇兵尚書勿與之戰兩軍相見遂以麾下旁萬山而出其背表裏夾擊我軍大敗投水而死殺獲殆盡我及弟薦脫身北走妻子並爲瑱所擒瑱甚厚撫之因抗表謝罪擒我於申口送至京師長流費州賜死於藍田故驛八月瑱入朝謝罪代宗特寵異之遷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代左僕射

裴冕充山陵使時中官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故令仲昇陷賊三年代宗舍怒久之因是下詔曰春秋之義貴在於必書君臣之間法存於無赦沮勸式遵於前典進退莫匪於至公惡稔既彰明罰難貸開府儀同三司行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潁國公來瑱謬當任用素乏器能亟歷班榮累經節制莅職蔑聞於成績登朝虛美於崇名頃者分閫頒條久淹江漢或頻徵不至或移鎮逢留實乖堂陛之儀爰及干戈之忿朕以舊臣宿將道在含弘會其來庭用甄後効超登宰輔光拜夏卿列在三台掩其一眚山陵先遠事委近臣謀謨素闕於大猷卜祝頗聞於私議實虧周慎且間樞言何以輔弼鼎司儀刑簪紱據其所犯合寘殊科以嘗侍軒闥用存寬免之辜緬範舊章兼膺黜削之譴其身官爵一切削除寶應二年正月貶播州縣尉貞外置翌日賜死於鄆縣籍沒其家瑱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干坎中校書郎殷亮後至獨哭於屍側貨所

乘驢以備棺衾夜詣縣令長孫演以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塋而祭走歸京師代宗既悟元振之誣構積其過而配流秦州先是瑱行軍司馬龐充統兵二千人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將士魚目等迴兵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禦之奔房州昭及薛南陽與右兵馬使梁崇義不叶相圖爲崇義所殺朝廷授崇義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以代瑱崇義爲瑱立祠四時拜饗不居瑱廳及正堂視事於東廂下構一小室而寢止抗疏哀請收葬優詔許之廣德元年追復官爵

周智光本以騎射從軍常有戎捷自行間登偏裨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鎮陝州與之昵狎朝恩以扈從功恩渥崇厚奏請多允屢於上前賞拔智光累遷華州刺史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吐蕃迴紇克項羗渾奴刺十餘萬衆寇奉天醴泉等縣智光邀戰破於澄城收駝馬軍資萬計因逐賊至鄜州智光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坑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懼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優容俾杜

覓使梁州實避讐也永泰二年十二月智光專殺前虢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龐充充方居緣經潛行智光追而斬之又劫諸節度使進奉貨物及轉運米二萬碩據州反智光自鄭坊專殺朝廷患之遂聚亡命不逞之徒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結其心初與陝州節度使皇甫溫不協監軍張志斌自陝入奏智光館給禮慢志斌責其不肅智光大怒曰僕固懷恩豈有反狀皆由爾鼠輩作福作威懼死不敢入朝我本不反今爲爾作之因叱下斬之爓其肉以飼從者時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崔圓入覲方物百萬智光強留其半舉選之士疎駭或竊同州路以過智光使部將邀斬於乾坑店橫死者衆優詔以智光爲尚書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以授之智光受詔慢罵曰智光有數子皆彎弓二百斤有萬人敵堪出將入相只如挾天子令諸侯天下只有周智光合作因歷數大臣之過元仙股慄智光贈絹百匹遣之於州廩置生祠俾將吏百姓祈禱大曆二年正月密詔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率兵討智光許以便宜從事時同華

路絕上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付子儀縱裂帛罵詔置蠟丸中遣家童間道達焉子儀奉詔將出師華州將士相顧携貳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以其所管降子儀貶智光爲澧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乃聽將一百人隨身便路赴任其所部將士官吏一無所問乃以兵部侍郎張仲光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使又以大理卿敬括爲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長春宮等使是日智光爲帳下將斬首并子元耀元幹等二人來獻丁卯梟智光首于皇城之南街二子腰斬以示衆判官監察御史邵賁都虞候蔣羅漢並伏誅餘黨各以親踈隄法定罪命有司具儀奏告太清宮太廟七陵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觀次潼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往禦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至潼關二百里間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至有著紙衣或數目不食者

史臣曰嘗讀李陵傳戰敗不能死屈節降虜庭君不得爲忠臣母不得爲孝子每長歎久之吳牧渚水敗衆守南陽孤城無援危幾竟効

死節料敵雖非其良將事君不失爲忠臣哉浮躁無行狂悖用兵宜其死矣瑱善軍政得士心庶幾干城禦侮者哉始固名位爲裴戎巧言終歸朝廷遭元振誣構賜死之辜匪辨用刑之道不明致舊將立祠門吏偷葬出將入相一至於斯惜哉智光狂悖不足與論
贊曰魯炅竭節來瑱枉死裴戎兇人智光逆子

唐書列傳卷六十四

唐傳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五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崔器

趙國珍

崔瓘

敬括

常元甫

魏少遊

衛伯玉

李承

崔器深州安平人也曾祖恭禮狀貌豐碩飲酒過斗貞觀中拜駙馬都尉尚神堯館陶公主父肅然平陰丞器有吏才性介而少通舉明經歷官清謹天寶六載爲萬年尉踰月拜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爲東畿採訪使引器爲判官渾坐賊流貶嶺南器亦隨貶十三年量移京兆府司錄轉都官員外郎出爲奉先令逆胡陷西京器沒於賊仍守奉先居無何屬賊黨同羅叛賊長安守將安守忠張通儒並亡匿又渭上義兵起一朝聚徒數萬器懼所受賊文牒符勅一時焚之牒召義師欲應渭上軍及渭上軍破賊將崔乾祐先鎮蒲同使麾下騎

三十人捉器器遂北走靈武器素與呂諲善諲引爲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從肅宗至鳳翔加禮儀使尅復二京爲三司使器草儀注駕入城令陷賊官立於含元殿前露頭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以刀杖環衛令扈從群官宰臣已下視之及收東京令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如西京之儀器性陰刻樂禍殘忍寡恩希旨奏陷賊官準律並合處死肅宗將從其議三司使梁國公李峴執奏固言不可乃六等定罪多所原宥唯陳希烈達奚珣斬於獨柳樹下後蕭華自相州賊中仕賊官歸闕奏云賊中仕官等重爲安慶緒所驅脅至相州初聞廣平王奉宣恩命釋放陳希烈已下皆相顧曰我等國家見待如此悔恨何及及聞崔器議刑太重衆心復搖肅宗曰朕幾爲崔器所誤呂諲驟薦器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七月器病脚腫月餘疾亟瞑目則見達奚珣叩頭曰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器荅曰達奚大尹嘗訴冤於我我不之許如是三日而器卒

趙國珍牂牁之苗裔也天寶中以軍功累遷黔府都督兼本管經畧

等使時南蠻閣羅鳳叛宰臣楊國忠兼劔南節度遙制其務屢喪師
徒中書舍人張漸薦國珍有武略習知南方地形國忠遂奏用之在
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師唯黔中封境無虞代宗踐祚特嘉之召拜
工部尚書大曆三年九月以疾終贈太子太傅

崔瓘博陵人也以士行聞莅職清謹累遷至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
苛以安人爲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司以
聞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以甄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瓘到官政在簡肅恭守禮法將吏
自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曆五年四月會月給糧儲兵馬使
臧玠與判官達奚覲忿爭覲曰今幸無事玠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
是夜玠遂搆亂犯州城以殺達奚覲爲名瓘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
害代宗聞其事悼惜久之

敬括河東人也少以文詞稱鄉舉進士又應制登科再遷右拾遺內
供奉殿中侍御史天寶末宰臣楊國忠出不附已者括以例爲果州

刺史累遷給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性深厚志尚簡淡在職不務求名因循而已大曆初叛臣周智光伏誅詔選循良爲近輔以括爲同州刺史歲餘入爲御史大夫遲重推誠於下未嘗以私害公士頗稱焉而從容養望不舉綱紀士亦以此少之大曆六年三月卒

常元甫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以吏術知名本道採訪使常涉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貢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涉推誠待之時謂貢推常狀元甫有器局所莅有聲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大曆初宰臣杜鴻漸首薦之徵爲尚書右丞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粗理大曆六年八月以疾卒於位

魏少遊鉅鹿人也早以吏幹知名歷職至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留少遊知留後備宮室掃除之事少遊以肅宗遠離宮闕初至邊藩故豐供具以悅之將至靈武少遊整騎卒千

餘干戈耀日於靈武南界鳴沙縣奉迎備威儀振旅而入肅宗至靈武殿宇御幃皆象宮闈諸王公主各設本院飲食進御窮其水陸肅宗曰我至此本欲成大事安用此爲命有司稍去之累遷衛尉卿乾元二年十月議率朝臣馬以助軍少遊與漢中郡王瑀沮其議上知之貶渠州長史後爲京兆尹請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正貳三品已上諸王駙馬中樞周已上親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官畿令赤縣丞簿尉勅從之遷刑部侍郎大曆二年四月出爲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四年六月封趙國公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卜胥劉希暹恃魚朝恩之勢恣行兇惡毒甚豺虺朝恩希暹旣誅元載當權納明觀姦謀容之特令江西効力明觀未出城百姓萬衆聚於城外皆懷塹石候之期投擊以快意載聞之特令所由吏擁百姓入城內由是獲免在洪州二年少遊爲觀察使承元載意苟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州即日杖殺識者以是咸魏之名多路之政大曆六年三月已未卒

於官贈太師少遊居職緣飾成務有規檢善任人果於集事前後四
領京尹雖無赫赫之名而齷齪廉謹有足稱者

衛伯玉有膂力幼習藝天寶中杖劍之安西以邊功累遷至員外諸
衛將軍肅宗即位與師靖難伯玉激憤思立功名自安西歸長安初
爲神策軍兵馬使出鎮乾元二年十月逆賊史思明遣僞將李歸仁
鐵騎三千來犯伯玉以數百騎於驢子坂擊破之積尸滿野虜馬六
百匹歸仁與其黨東走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轉四鎮北
庭行營節度使獻俘百餘人至闕下詔解縛而赦之遷伯玉神策軍
節度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領衆西下圖長安史朝義率其黨夜襲
陝州伯玉以兵逆擊大破賊於永寧賊退進位特進封河東郡公廣
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當重寄乃拜江
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城
陽郡王大曆初丁母憂朝廷以王昶代其任伯玉潛諷將吏不受詔
遂起復以本官爲荆南節度等使時議醜之大曆十一年二月入覲

以疾卒於京師

李承趙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遠之孫國子司業奮之第二子也承幼孤兄曄鞠養之既長事兄以孝聞舉明經高第累至大理評事充河南採訪使郭納判官尹子奇圍汴州陷賊拘承送洛陽承在賊庭密疏姦謀多獲聞達兩京尅復例貶撫州臨川尉數月除德清令旬日拜監察御史淮南節度使崔圓請畱充判官累遷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圓卒歷撫州江州二刺史課績連最遷檢校考功郎中兼江州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尋爲淮南西道黜陟使奏於楚州置常豐堰以禦海潮屯田瘠鹵歲收十倍至今受其利時梁崇義縱恣倨慢朝廷將加討伐李希烈揣知之上表數崇義過惡請率先誅討上悅之每對朝臣多稱希烈忠誠承自黜陟廻因奏之曰希烈將兵討伐必有微勲但恐立功之後縱恣跋扈不稟朝憲必勞王師問罪上初未之信無幾希烈既平崇義果有不順之跡上思承言故驟加擢用建中二年七月拜同州刺史河中尹晉絳都防禦觀察使九月轉

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鹽鐵等使希烈既破崇義擁兵襄州遂有其地朝廷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迭承承請單騎徑行既至希烈處承於外館迫脅萬態承恬然自安誓死王事希烈不能屈遂剽虜闔境所有而去襄漢爲之空承治之一年頗得完復初希烈雖歸蔡州留將校等於襄州守當時掠得財帛什物等後使襄漢往來不絕承亦使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玠姚憺等及曾等謀殺希烈以衆歸朝多承首建謀也累賜密詔褒美之承尋改檢校工部尚書兼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建中四年七月卒於位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承少有雅望至其從官頗以貞廉才術見稱於時

史臣曰自古酷吏濫刑幸免者多矣苟無強竟爲祟沮議者惑焉器深文樂禍居官令終非達奚訴冤無以顯其陰責矣國珍守黔溪瓘修禮法括推誠馭下元甫爲政寬簡少遊規檢集事皆可稱者伯王破敵立功足爲猛士丁憂冒寵終是武夫承忠慤謀議勤勞盡瘁方

之者鮮矣

贊曰崔器深文達矣作崇七子伊何李承爲最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五

卷之五

五

五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六

劉 昫 等修

肅宗代宗諸子

肅宗十三子

代宗二十子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越王係

承天皇帝倓

衛王佖

彭王儼

兗王儼

涇王佺

鄆王榮

襄王儼

杞王倓

召王偲

恭懿太子紹

定王侗

淮陽王僖

昭靖太子邈

均王遐

睦王述

丹王逾

恩王連

韓王迥

簡王遘

益王廼

隋王迅

荆王選

蜀王邈

忻王造

韶王暹

嘉王運

端王遇

循王通

恭王通

原王達

雅王逸

肅宗皇帝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宮人孫氏生越王係張氏
生承天皇帝王氏生衛王佖陳婕妤生彭王僅常妃生兗王僖張美
人生涇王佹裴昭儀生襄王儼段好生杞王僊崔妃生召王僖張皇
后生恭懿太子昭定王侗宮人生鄆王榮宋王僖

越王係本名儼肅宗第二子也天寶中封南陽郡王授特進至德二
年十二月進封趙王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河北史思明
僭號於相州王師未集朝廷震駭詔以李光弼握兵關東以代子儀
光弼請以親賢統師七月詔曰握兵之要古先爲重命帥之道心膂
攸憑是知靖難夷兇必資於金革揔戎授律寔仗於親賢蓋將底寧
邦家保息黎獻者矣朕以薄德續承鴻緒往屬元兇暴亂中夏不寧
上憑宗社之靈下藉熊羆之力由是廓清咸洛拯此生人頃以河朔
殘妖尚稽天討蛇豕竊依於城堡塗炭又被於齊昨朕爲人父母寧
忘閔念雖好生息戰每異其歸降而餘孽昧恩靡聞于悔禍所以軒

后親征於獯鬻周文致役於昆夷古之用兵蓋非獲已越王係幼稟
異操夙懷韜畧東平之文學蘊任城之智勇性惟忠孝持愛敬以
立身志尚權謀有經通之遠智知子者父方有屬於維城擇能而授
俾克申於戎律且兇徒嘯聚頗歷歲時惡既貫盈理當撲滅君親有
命可不敬乎俾展龍豹之韜永清梟獍之類可充天下兵馬元帥仍
令司空兼侍中薊國公光弼副知節度行營事應緣軍司署置所司
準式九月史思明陷洛陽光弼以副元帥董兵守河陽王不出京師
十月下詔車駕親征諫官論奏乃止王請行不許三年四月改封越
王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彌留皇后張氏與中官李輔國有隙因
皇太子監國謀誅輔國使人以肅宗命召太子入宮皇后謂太子曰
賊臣輔國久典禁軍四方詔令皆出其口頃矯制命逼徙聖皇今聖
體彌留心懷怏怏常忌吾與汝又聞射生內侍程元振結託黃門將
圖不軌若不誅之禍在頃刻太子泣而對曰此二人是陛下勲舊內
臣今聖躬不康重以此事驚撓聖慮情所難任若決行此命當出外

徐圖■之后知太子難與共事乃召係謂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圖平禍難復以除輔國謀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係曰能后令內謁者監段恒俊與越王謀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是月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輔國元振握兵於凌霄門候之太子既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此事聖恙危篤吾豈懼死不赴召乎元振曰爲社稷計行則禍及矣遂以兵護太子匿於飛龍廐丙寅夜元振輔國勒兵於三殿前收捕越王及同謀內侍朱光輝段恒俊等百餘人禁繫幽皇后於別殿侍者十數人隨之是日皇后越王俱爲輔國所害係子建道逾建中元年十一月封武威郡王授殿中監同正真道封興道郡王授中監同正真逾封齊國公光祿卿同正真

承天皇帝倓肅宗第三子也天寶中封建寧郡王授太常卿同正員英毅有才畧善射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倓兄弟典親兵扈從車駕度渭百姓渡道乞畱太子太子諭之曰至尊奔播吾不忍違離左右俟

吾見上奏聞倖於行宮謂太子曰逆胡犯順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夫有國家者大孝莫若存社稷今從至尊入蜀則散關已東非皇家所有何以維屬人情殿下宜購募豪傑暫往河西收拾戎馬點集防邊將卒不下十萬人光弼子儀全軍河朔謀爲興復計之上也廣平王亦贊成之於是令李輔國奏聞玄宗忻然聽納乃分從官士卒以遣之時敗卒膽破兵仗不完太子旣北上渡渭一日百戰倖自選驍騎數百衛從每蒼黃顛沛之際血戰在前太子或過時不得食倖涕泗不自勝上尤憐之軍士屬目歸於倖至靈武太子即帝位廣平旣爲元子欲以倖爲天下兵馬元帥侍臣曰廣平王冢嗣有君人之量上曰廣平地當儲貳何假更爲元帥左右曰廣平今未冊立艱難時人尤屬望於元帥况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之元帥撫軍也廣平爲宜遂以廣平爲元帥倖典親軍李輔國爲元帥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倖性忠謇因侍上屢言良娣頗自恣輔國連結内外欲傾動皇嗣自是日爲良娣輔國所搆云建寧恨不得兵權頗畜異

志肅宗怒賜倓死既而省悟悔之明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泌與上有東宮之舊從容語及建寧事肅宗改容謂泌曰倓於艱難時實得氣力無故爲下人之所間欲圖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劃愛而爲之所也泌對曰爾時臣在河西豈不知其故廣平兄弟天倫篤睦至今廣平言及建寧則嗚咽不已陛下之言出於讒口也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無如之何必因奏曰臣幼稚時念黃臺瓜辭陛下嘗聞其說乎高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三子自爲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爲太子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鴆殺孝敬立雍王賢爲太子賢母日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即生哀愍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運祚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時廣平王立大功亦爲張皇后所忌潛構流言泌因事

諷勸之及代宗即位深思建寧之寃追贈齊王大曆三年五月詔曰
故齊王倓承天祚之慶保鴻名之光降志尊賢高才好學藝文博洽
智畧宏通斷必知來謀皆先事識無不達理至逾精乃者寇盜橫流
鑾輿南幸先聖以宸扆之戀將待君親惟王以宗廟之重誓寧家國
克協朕志載符天時立辨群議之非同獻五原之計中興之盛實藉
奇功景命不融早從厚安天倫之愛震惕良深流涕追封胙于東海
頃加表飾未極哀榮夫以叅舊邦再造之勤成天下一家之業而存
未峻其等歿未尊其稱非所以旌徽烈明至公也朕以眇身纘膺大
寶不及讓王之禮莫申太弟之嗣所懷靡殫邈想逾切非常之命寵
錫攸宜敬用追謚曰承天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寘婚謚
曰恭順皇后有司準式擇日冊命改葬于順陵仍祔于奉天皇帝廟
同殿異室焉

衛王佖肅宗第四子天寶中封西平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早薨寶
應元年五月追贈衛王

彭王僅肅宗第五子天寶中封新城郡王授鴻臚卿同正員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彭王乾元二年冬史思明再陷河洛關東用兵人情震懼群臣請以親王遙統兵柄三年四月詔曰古之哲王宅中御宇莫不內封子弟外建藩維故周稱百代抑聞麟趾之美漢命六官亦樹犬牙之制歷考前載率由舊章朕以薄德續承鴻緒屬豺狼未殄金革猶虞賴文武蓋臣協心同德庶克清於玄祲期永保於皇圖且授鉞分符義已先於用武又維城作翰道方弘於建親咨爾分閫之崇成予磐石之固彭王僅等銀潢毓慶璿萼分輝忠孝稟於天成文武稱其備用今三秦之地萬國來庭誠宜列皇子以建封崇懿藩而制勝是資固本委以臨戎彭王僅可充河西節度大使充王儻可充北庭節度大使涇王儔可充隴右節度大使杞王僅可充陝西節度大使興王侶可充鳳翔節度大使僅是歲薨子鎮授大僕卿同正員封常山郡王

交王儻肅宗第六子母韋妃刑部尚書堅之妹肅宗在東宮選爲太

子妃生憫及永和公主後爲李林甫誣搆被誅太子懼奏請與妃離異於別宮安置憫天寶中封潁川郡王授太子詹事同正員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充王乾元三年領北庭節度大使寶應元年薨

涇王倓肅宗第七子天寶中封東陽郡王授光祿卿同正員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涇王乾元三年領隴右節度大使興元元年薨

鄆王榮肅宗第八子天寶中封靈昌郡王早世寶應元年五月追贈鄆王

襄王僖肅宗第九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襄王貞元七年正月薨杞王倓肅宗第十子母段婕妤貞元六年六月贈爲昭儀僖至德二載封貞元十四年薨

召王偲肅宗第十一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元和元年薨

恭懿太子詔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載封興王上元元年六月薨詔皇后張氏所生上尤鍾愛后屢危太子欲以興王爲儲貳會薨而止七月丁亥詔曰厚禮所以飾終易名所以表行況情鍾天屬寵及褒

封載疇加等之美式備元儲之贈永懷軫念有惻葬章第十二子故
興王侶毓慶璿源分華若木天資純孝神假聰明河間聚書幼聞樂
善之旨延陵聽樂早得知音之妙頃以暫嬰沉痾殆積旬時而資敬
益彰穎晤逾爽愛親之戀言不間於斯須告訣之辭事先符於夢寐
顧惟至性實切深哀將祔土析珪載崇藩翰聞詩對易爰就琢磨方
翼成立豈期天喪瑤英始茂遽摧於當春隙駟俄遷忽沉於厚夜興
言痛悼閔惜良深宜賁寵於青宮俾哀榮於玄窆可贈太子諡曰基
懿應緣喪葬所司準式仍令京兆尹劉晏充監護使詔宰臣李揆持
節冊命十一月葬于高陽原其哀冊曰維上元元年太歲庚子六月
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節鳳翔等四州節度觀察大
使興王侶薨于中京內邸殯于寢之西階粵八月丁亥冊贈皇太子
廟號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詔葬于長安之高陽原禮也贊隨開封龍
輜進轍陳祖載而就位儼塗芻以成列皇帝哀王休之閔景闕璿等
之惟霜瞻龍綈而增思懷鴈池而永傷考謚惟古褒崇有式爰詔史

司恭宣懿德其辭曰惟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宸景再紐乾綱本枝
建國磐石䟽疆克開龍胤寔曰賢王驪源孕彩日幹騰芳深仁廣孝
蘊藝含章章秀發童年惠彰齒齒蹈禮知方承尊叶旨對日流辯占鳳
擅美魯衛後塵間平絕軌胡孽初構王師未班爰從襁褓載歷險艱
愛備中掖名崇懿藩居常稟訓動不違顏禮及佩觿朝加分器胙土
延渥登壇受帥王質金聲文經武緯樂善爲寶崇儒是貴濬哲外朗
溫文內深閱書成誦觀樂表音五經在口六律諧心才優藝洽絕古
超今蛇豕猶梗寰區未乂滌慮祈真焚香演偈食去葷血心依定惠
庶福邦家俾清兇穢霧露嬰疾聰明害神沉痾始蕞彌曠盈旬止慮
無擾發言有倫在膏方亟問膳逾勤雲物告徵星辰變象楚藥無救
秦鑿莫仗靈儀盲而上賓微音邈其長往違舊邸於青社卽幽陵於
黃壤嗚呼哀哉魂氣奪兮去何之精靈存兮孝有思念君親之未隲
託夢寐而來辭延桂宮而震悼貫椒壺而纏悲旌遺芳於碣館賁新
命於儲闈嗚呼哀哉先遠戒候占龜獻吉指鶉野而西臨背鳳城而

右出天慘慘而苦霧山蒼蒼而暄日望馳道而長辭赴幽塗而永畢
嗚呼哀哉生爲寵王兮宸愛所鍾歿追上嗣兮朝典斯崇升王笙於
洞府閱銀榮於泉宮金石誰固人生有終簡冊攸記兮德音無窮敢
直詞於篆美庶永代而成風嗚呼哀哉召薨時年八歲旣薨之夕肅
宗張后俱夢召有如平昔拜辭流涕而去帝方寢疾追念過深故特
以儲闈之贈寵之上疾累月方平

定王侗肅宗第十三子亦張后所生召之母弟至德二載封定王寶
應初薨時年甚幼

宋王僖肅宗第十四子初封淮陽王早夭追封宋王

代宗皇帝二十子睿真皇后沈氏生德宗皇帝崔妃生昭靖太子獨
孤皇后生韓王迥餘十七王舊史不載母氏所出

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二子寶曆元年封鄭王大曆初代皇太子爲天
下兵馬元帥王好讀書以儒行聞大曆九年薨廢朝三日由是罷元
帥之職上惜其才早夭冊贈昭靖太子葬於萬年縣界

均王遐代宗第三子早夭貞元八年追封

睦王述代宗第四子大曆九年冬田承嗣謀亂河朔時鄭王居長典兵師不幸薨落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奏議請封親王分領戎師以威天下十年二月詔曰虞夏之制諸子䟽封漢魏以還十連授律是用錫珪班瑞盤石開疆信通邑之紀綱爲中都之屏翰然則旌鉞之寄推擇攸難因親之任各膺其命第四子述第五子逾第六子連第七子迴第八子遘第十三子造第十四子暹第十五子運第十六子遇第十七子通第十八子通第十九子達第二十子逸等並敏茂純懿稟於衷誠溫良孝恭形於進對動皆合義居必有常可以理衆靖人撫封宣化而摠列城之賦繕分閫之謀克勤公家允輔王室今則均茅社之寵盛槐庭之儀授鉞登車祠茲朝典維城之固爾其懋哉述可封睦王充嶺南節度支度營田五府經略觀察處置等大使逾可封郴王充渭北鄜坊等州節度大使連可封恩王韓王迴可汴宋等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遘可封鄜王造可封忻王充昭義軍節

度觀察處置等大使暹可封韶王運可封嘉王遇可封端王遁可封
循王通可封恭王達可封原王逸可封雅王仍並可封開府儀同三
司是時皇子勝衣者盡加王爵不出閣德宗朝述爲諸王之長時分
命中使周行天下求訪沈太后詔以睦王爲奉迎太后使以工部尚
書喬琳副之貞元七年薨

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大曆十年封柳王領渭北鄜坊節度大使建中
四年改丹王元和十五年薨

恩王連代宗第六子大曆十年封元和十二年薨

韓王迥代宗第七子以母寵旣生而受封雖冲幼恩在鄭王之亞寶
應元年封韓王貞元十二年薨時年四十七

簡王邁代宗第八子大曆十年封鄜王建中四年改封簡王元和四
年薨

益王迺代宗第九子大曆四年封

隋王迅代宗第十子大曆十年封興元元年薨

荆王選代宗第十一子早世建中二年正月追封荆王贈開府儀同三司

蜀王遡代宗第十二子大曆十四年封本名遂建中二年改今名忻王造代宗第十三子大曆十年封仍領昭義軍節度觀察大使元和六年薨

韶王暹代宗十四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二年薨

嘉王運代宗十五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七年薨

端王遇代宗十六子大曆十年封貞元七年薨

循王適代宗第十七子大曆十年封

恭王通代宗第十八子大曆十年封

原王逵代宗第十九子大曆十年封太和六年薨

雅王逸代宗第二十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五年薨

史臣曰豔妻破國孽子敗宗前代英傑之君率不免於斯累者何也良以愛惡不由於義斷毀譽遽逐於情移雖申生孝已之仁卒不能

迴君父之愛悲哉孝宣皇帝當屯剝之運收忠義之心忍行愛子之
刑終宥姦閹之罪大雅君子爲之痛心張后卒以凶終固其宜矣
讚曰牀簀之愛人情易惑以義制情哲王今德李侯悟主韻諧金石
褒謚建寧良堪太息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六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七

劉

晦

修

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嚴武

郭英乂

崔寧

嚴震

嚴礪

嚴武中書侍郎挺之子也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遷侍御史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杖節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以武爲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出爲綿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入爲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上皇詔以劍兩川合爲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元劍南節度使入爲太子賓客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

聖山陵以武爲橋道使無何罷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與宰臣元載深相結託異其引在同列事未行求爲方面復拜成都尹充劔南節度等使廣德二年破吐蕃七萬餘衆拔當狗城十月取鹽川城改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頗饒珍產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歛殆至匱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蕩視事多率冒臆雖慈母言不之顧初爲劔南節度使舊相房琯出爲管内刺史琯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琯略無朝禮甚爲時議所貶永泰元年四月以疾終時年四十

郭英乂先朝隴右節度使左羽林軍將軍知運之季子也少以父業習知武藝策名河隴間以軍功累遷諸衛員外將軍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旣收二京徵還闕下掌禁兵遷羽林軍大將軍加特進以家艱去職朝廷

方討史思明選任將帥乃起英又爲陝州刺史充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尋加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代宗即位加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雍王自陝統諸軍討賊洛陽留英又在陝爲後殿東都平以英又權爲東都留守既至東都不能禁暴縱麾下兵與朔方迴紇之衆大掠都城延及鄭汝等州比屋蕩盡廣德元年策勲加實封二百戶徵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恃富而驕於京城創起甲第窮極奢靡與宰臣元載交結以久其權會劍南節度使嚴武卒載以英又代之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既至成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玄宗幸蜀時舊宮置爲道士觀內有玄宗鑄金直容及乘輿侍衛圖畫先是節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又以觀地形勝乃入居之其真容圖畫悉遭毀壞見者無不憤怒以軍政苛酷無敢發言又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製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又以西山兵馬使崔旰得衆心屢抑之旰因蜀人之怨自西山率麾下五千餘衆襲成都

英又出軍拒之其衆皆叛反攻英又英又奔於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斬英又首以送盱并屠其妻子焉

崔寧衛州人本名盱雖儒家子喜縱橫之術衛州刺史茹璋授盱符離令既罷久不調遂客遊劔南從軍爲步卒事鮮于仲通又隨李宓討雲南宓戰敗盱歸成都行軍司馬崔論見盱悅其狀貌又以其宗姓厚遇薦爲衙將歷事崔圓裴冕冕遭流謗朝廷將遣使推按盱部下截耳稱冤中使奏之盱亦赴京師授司戈歷司階折衝郎將軍等官寶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絕縣道代宗憂之嚴武薦盱爲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遁散由是知名嚴武爲劔南節度赴鎮過利州心欲辟盱爲部將以利非屬部盱難輒去俾盱籌之盱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且又好利誠能重賂之盱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劔南遺獻誠哥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悅武乃遺獻誠書求盱獻誠然之令盱移疾去郡盱乃之劔南武奏爲漢州刺史久之吐蕃與諸雜羗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盱統兵西山盱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

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礮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
謀知之以告盱晝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
城寨數四番衆相語曰崔盱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師武大悅
裝七寶輦迎盱入成都以誇士衆賞賚過厚永泰元年五月嚴武卒
杜濟爲西川行軍司馬權知軍府事時郭英幹爲都知兵馬使郭嘉
琳爲都虞候皆請英幹兄英又爲節度使盱時爲西山都知兵馬使
與軍衆共請大將王崇俊爲節度使二奏俱至京師會朝廷已除英
又盱使因見英又陳其事英又至成都數日誣殺王崇俊又召盱還
成都英又減將健糧賜人心怨怒盱在西山聞之大恐乃託備吐蕃
未赴成都英又怒出兵聲言助盱討吐蕃其實襲之也盱家在漢州
英又遷之成都通其妾媵盱知之轉入深山英又自率師攻盱值天
大寒雪深數尺英又士馬凍死者數百人衆心離叛盱遂出兵拒敵
英又與之接戰英又軍大敗而還收餘兵纔千人歸成都將卒因多
逸散初天寶中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嘗建一使院院宇甚華麗及

玄宗幸蜀嘗居之因爲道觀兼寫玄宗眞容置之正室英又因入觀
行香悅其竹樹遂奏請以仲通舊院爲軍營乃移去眞容自居之盱
聞之謂將士曰英又反矣不然何得除毀玄宗眞容而自居之乃率
兵攻成都英又出兵於城西門令栢茂琳爲前軍郭英幹爲左軍郭
嘉琳爲後軍與盱戰茂琳等軍累敗軍人多投盱盱令降將統兵與
英又轉戰大敗之兵至于城英又單騎奔簡州爲普州刺史韓澄所
殺時叩劔所在起兵相攻劔南大亂永泰二年二月乃以黃門侍郎
平章事杜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劔南東川西川南中等道副元
帥劔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者曰相公駐車閬州遙制劔
南數移牒述英又過失言盱有方略盱腹心攝諸州刺史者皆奏正
之令盱及將校不疑怨然後與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諸賊帥合議
數出兵攻盱旣數道連兵未經一年兵勢減耗盱窮必束身歸朝此
上策也鴻漸畏懦計未決會盱使至卑辭厚禮送繒錦數千匹鴻
漸貪其利遂至成都日與判官杜亞揚炎將吏等高會縱觀軍州政

事悉委旣仍連表聞薦先時張獻誠數與旣戰獻誠屢敗旌節皆爲旣所奪朝廷因鴻漸之請加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仍賜名曰寧大曆二年鴻漸歸朝遂授寧西川節度使恃地險人富乃厚歛財貨結權貴令弟寬畱京師元載及諸子有所欲寬恣與之故寬驟歷御史知雜事御史中丞寬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強肆侈窮慾將吏妻妾多爲所淫汚朝廷患之而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大曆十四年入朝遷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尋代喬琳爲御史大夫平章事寧以爲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爲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數譏毀劉晏寧又救解之寧旣厚結元載已久楊炎又出自戟門寧初附炎炎因此大怒其年十月南蠻大下與吐蕃三道合進一出茂州過文川及灌口一出扶文過方維白垠一出黎埧雅過邛邛戎酋誡其衆曰吾要蜀川爲東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邏娑平歲賦一縑而已是蠻之入連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屬寧在朝軍

中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災懼寧怨已入蜀難制謂德宗曰蜀川天下
輿壤自寧擅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今寧來朝尚有全師
守蜀貨利之厚適中奉給貢賦所入與無地同始寧與諸將等夷獨
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
徒遣也若有功義不可奪則西川之與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
陛下熟察帝曰卿策何從災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部范陽勁兵戍
在近甸促令與禁兵雜往舉無不捷因是役得真親兵內其腹中蜀
將必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因小禍
受大福也帝曰善即止寧不行乃發禁兵四千范陽兵五千赴援東
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坭與山南兵合擊蠻兵敗走范陽軍又擊破於
七盤遂拔新城戎蠻大敗凡斬馘六千生擒六百傷者_略饑寒墮於
崖谷者八九萬寧遂罷西川節度使制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
節度等使兼鄜坊丹延都團練觀察使託以重臣綏靖北邊但令居

鄜州雖以寧爲節度每道皆置留後自得奏事炎悉諷令伺寧過犯杜希全爲靈州王翊爲振武李建徽爲鄜州及戴休顏杜從政呂希倩等皆炎署置也寧巡邊至夏州刺史呂希倩與寧同力招撫克項歸降者甚多炎惡之因奏希倩撫綏之功才堪委任召歸朝除右僕射知省事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朱泚之亂上卒迫行幸百寮諸王鮮有知者寧後數日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潛與王翊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之夕寧與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門而西數下馬便液每下輒良久翊等促之不敢前又懼賊兵追及翊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翊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僞除柳渾宰相署寧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唐涖時爲盤屋尉翊逼涖作寧遺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辯翊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蔡藿向日之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爲盟約所以後於百辟今事果驗使兇渠外逼姦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獻欬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

扶宜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還俄有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命翰林學士陸贄草誅寧制贄求寧與此書將以狀生之復亂言云其書已失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冤乃赦其家歸其資產貞元十二年六月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奏請以新加禮部尚書恩制以雪寧之罪詔從之任其家收葬初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瀘州楊子琳乘間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寬屢戰力屈子琳威聲頗盛寧妾任氏魁偉果幹乃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城內糧盡乃拔城自潰子琳素有妖術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登之而遁寧季弟密密子繪父子皆以文雅稱歷使府從事繪生四子蠡黥確顏皆以進士擢第蠡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累辟使府寶曆中入朝監察御史太和初爲侍御史三遷戶部郎中出爲汝州刺史開成初以司勳郎中徵尋以本官知制誥明年正拜舍人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四

年拜禮部侍郎轉戶部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初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其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得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爲寺觀設齋焚香赴今已後並宜停罷蠡尋爲華州刺史鎮國軍等使再歷方鎮子蕘

蕘字野夫大中二年擢進士第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乾符中自尚書右丞遷吏部侍郎蕘美文詞善談論而馭事簡率銓管非所長出爲陝州觀察使以器韻自高不屑細故權移僕下時河南寇盜蜂起王仙芝亂漢南朝綱不振而蕘自恃清貴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乃笞之吏民結怨旣而爲軍人所逐饑渴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溺飲之初爲軍人所俘翦其髭髮拜而獲免以失守貶端州司馬復入爲左散騎

常侍卒子居敬居儉居敬終尚書郎居儉中興終戶部尚書

顥字直卿大和二年進士擢第開成初爲青州從事入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器不虔請勅有司文宗謂宰臣曰宗廟之事朕合親奉其禮但以千乘萬騎動費國用每有司行事之日被衣冠坐以俟旦比聞主者不虔祭器勞弊非事神蠲潔之義卿宜嚴勅有司道吾此意籍具條奏以聞尋遷貢外郎會昌中爲諫議大夫○確字岳卿顏字希卿位皆至尚書郎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世爲田家以財雄於鄉里至德乾元已後震屢出家財以助邊軍授州長史王府諮議叅軍東川節度判官韋收薦震才用於節度使嚴武遂授合州長史及嚴武移西川署爲押衙改恒王府司馬嚴武以宗姓之故軍府之事多以委之又歷試衛尉太常少卿嚴武卒迺罷歸東川節度使又奏爲渝州刺史以疾免山南西道節度使又奏爲鳳州刺史加侍御史丁母憂罷起復本官仍克興鳳兩州團練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爲政清嚴

興利除害遠近稱美建中初司勳郎中韋楨爲山劔黜陟使薦震理
行爲山南第一特賜上下考封鄖國公在鳳州十四年能政不渝建
中三年代賈耽爲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
及朱泚竊據京城李懷光頓軍咸陽又與之連結此令腹心穆庭光
宋瑗等齎白書誘震同叛震集衆斬庭光等時李懷光連賊德宗欲
移幸山南震旣聞順動遣吏馳表往奉天迎駕仍令大將張用誠領
兵五千至盩厔已東迎護上聞之喜旣而用誠爲賊所誘欲謀背逆
朝廷憂之會震又遣牙將馬勛奉表迎候上臨軒召勛與之語勛對
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使符召用誠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
復上喜曰卿何日當至勛剋日時而奏帝勉勞之勛旣得震符乃請
壯丁五人偕行旣出駱谷用誠以勛未知其謀乃以數百騎迎勛勛
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先聚草發火於驛外軍士爭附火勛
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懼起走壯士自背束手
而擒之不虞用誠子居後引刀斫勛勛左右遽承其臂刀下不甚微

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什用誠於地壯士跨其腹以刃擬其喉曰出聲即死勛即其營軍士已被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棄之欲從用誠反逆有何利也但滅汝族耳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欲何爲乎衆皆龍服於是縛用誠送州震杖殺之拔其副將使率其衆迎駕勛以藥封首馳赴行在愆約半日上頗憂之及勛至喜動顏色翌日車駕發奉天及入駱谷李懷光遣數百騎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輿駕無警急之患尋加震檢校戸部尚書賜實封二百戸三月德宗至梁州山南地貧糧食難給宰臣議請幸成都府震奏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聲援如幸西川則晟未見收復之期也幸陛下徐思其宜議未決李晟表至請車駕駐蹕梁洋以圖收復群議乃止梁漢之間刀耕火耨民以採摺爲事雖節察十五郡而賦額不敵中原三數縣自安史之後多爲山賊剽掠戸口流散大半洎六師駐蹕震設法勸課鳩聚財賦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其年六月收復京城車駕將還京師進位檢

校尚書左僕射詔曰朕遭罹寇難播越梁岷蒸庶煩於供億武旅勤於扞衛凡百執事各奉厥司眷于是邦復我興運宜加崇大以示將來宜改梁州爲興元府官各品制同京兆河南府鄭縣昇爲赤諸縣昇爲畿見任州縣官考滿日放選百姓給復一年洋州宜昇爲望見任州縣官考滿減兩選山南西道將士並與甄叙以震爲興元尹賜實封二百戶貞元元年十一月德宗親祀

昊天上帝于南郊震入朝陪祭十一年二月加同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六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三日冊贈太保賻布帛米粟有芟及喪將至令百官以次赴宅弔哭

嚴礪震之宗人也性輕躁多姦謀以便佞在軍歷職至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興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貞元十五年嚴震卒以礪權畱府事兼遺表薦礪才堪委任七月超授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詔下諫官御史以爲除拜不當是日諫議給事補闕拾遺並歸門下省共議礪資歷甚淺人望素輕遽領節旄恐

非允當既兼雜話發論喧然拾遺李繁獨奏云昨除拜嚴礪衆以爲不當諫議大夫苗拯云已三度表論未見聽允給事中許孟容曰誠如此不曠職矣又云李元素陳京王舒並見拯及孟容言議上遣三司使詰之拯狀云實於衆中言曾論奏不言三度繁證之不已孟容等又云拯實言兩度拯請依衆狀翌日貶拯萬州刺史李繁播州叅軍並同正礪在任貪殘士民不堪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勛誣奏貶賀州司戶縱情肆志皆此類也元和四年三月卒卒後御史元稹奉使兩川按察糾劾礪在任日贓罪數十萬詔徵其贓以死恕其罪史臣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縊崔寧除嚴礪時君之政可知矣輔相之才可見矣武不稟父風有違母誨凡爲人子者得不誠哉雖有周孔之才不足稱也況狂夫乎英又失政其死也宜哉嚴震立功其道也顯矣

贊曰英又失政崔寧發身武爲士子震作純臣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七

九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八

劉 昫 等修

元載 王昂附

李少良 郇謨附

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王縉

楊炎

黎幹 劉忠翼附

庾準

元載鳳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父景昇任貲外官不理產業常居岐州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載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鄉賦累尚不升第天寶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莊老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監察御史韋鎰充使監選黔中引載爲判官載名稍著遷大理評事東都畱守苗晉卿又引爲判官遷大理司直肅宗即位急於軍務諸道廉使隨才擢用時載避地江左蘇州刺史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爲副拜祠部員外郎遷洪州刺史兩京平入爲度支郎中載智性敏悟

善奏對肅宗嘉之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丞數月徵入遷戶部侍郎度支使并諸道轉運使既至朝廷會肅宗寢疾載與倖臣李輔國善輔國妻元氏載之諸宗因是相昵俾時輔國權傾海內舉無違者會選京尹輔國乃以載兼京兆尹載意屬國柄詣輔國懇辭京尹輔國識其意然之翌日拜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轉運使如故旬日肅宗晏駕代宗即位輔國勢愈重稱載於上前載能伺上意頗承恩遇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又加銀青光祿大夫封許昌縣子載以度支轉運使職務繁碎負荷且重慮傷名阻大位素與劉晏相友善乃悉以錢穀之務委之薦晏自代載自加營田使李輔國罷職又加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廣德元年與宰相劉晏裴遵慶同扈從至陝及輿駕還宮遵慶皆罷所任載恩寵彌盛輔國死載復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委主書卓英倩潛通密言以是上有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妻王氏狠戾自尊載出朝謁縱子伯和等遊于

外上封人顧繇奏之上方任載以政反罪繇而已內侍魚朝恩負恃權寵不與載協載常憚之大曆四年冬乘間密奏朝恩專權不軌請除之朝恩驕橫天下咸怒上亦知之及聞載奏適會於心載遂結北軍大將同謀以防萬慮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黨坐累載兼判度支志氣自若謂已有除惡之功是非前賢以爲文武才略莫已之若外委胥吏內聽婦言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於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賄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與王縉同列縉方務聚財遂睦於載二人相得甚歡日益縱橫代宗盡察其跡以載任寄多年欲全君臣之分載嘗獨見上誠之不悅初扈駕自陝還與縉上表請以河中府爲中都秋杪行幸春首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奏以聞自魚朝恩就誅志頗盈滿遂抗表

唐傳六十一
請建中都文多不載大略以開輔河東等十州戶稅入奉京師創置
精兵五萬管在中都以威四方辭多開闢自以爲表入事行潛遣所
由吏於河中經營節度寄理於涇州大曆八年蕃戎入邠寧之後朝
議以爲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爲守載嘗爲西州
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源吐
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
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毀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
有長濠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附其東獨
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
牧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
大軍居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
峻嶺冠岬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
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兼
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徒庸車乘畚鍤

之器皆具檢校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夫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
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誤矣上遲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初六年
載條奏應緣別勅授文武六品以下勅出後望令吏部兵部便附甲
團奏不得檢勘從之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已慮有司
駁正會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跡聞載知之奏於上前少良等
數人斃於公府由是道路以目不敢議載之短門庭之內非其黨與
不接平素交友涉於道義者悉踈棄之代宗寬仁明恕審其所由凡
累年載長惡不悛衆怒上聞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伏下後上御延
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縉于政事堂各畱繫本所并中書
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李熊並收禁命吏部尚書劉晏訊
鞠晏以載受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勅御史大夫
李涵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係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
亞同推究其狀辯罪問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
伏罪是日宦官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與載同惡先載於禁中

杖殺之勅曰任直去邪懸於帝典獎善懲惡急於時政和鼎之寄匪易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性頗姦回跡非正直寵待踰分早踐鈞衡亮弼之功未能經邦成務挾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陰託妖巫夜行解禱用圖非望庶道典章納受贓私貿鬻官秩凶妻恐害暴子侵牟曾不隄防恣其凌虐行僻辭矯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無因自達賞罰老謬罔不由茲頃以君臣之間重於去就異其遷善掩而不言曾無悔非彌益凶戾年序滋遠釁惡貫盈將肅政於朝班俾申明於憲網宜賜自盡朕涉道猶淺知人不明理績未彰遺闕斯衆致茲刑僻憫媿良深僊俛行之務申沮勸凡在中外悉朕懷焉又制曰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縉附會姦邪阿諛讒佞據茲犯狀罪至難容矜以耄及未忍加刑俾申屈法之恩貸以岳牧之秩可使持節括州諸軍事守括州刺史宜即赴任於戲朕恭已南面推誠股肱敷求哲人將弼予理昧於任使過在朕躬無曠厥官各慎厥職初晏等承旨縉亦處極法晏謂縉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况

誅大臣豈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咸聽命及宴等覆奏上乃減縉罪從輕載長子伯和先是貶在揚州兵曹叅軍載得罪命中使馳傳於揚州賜死次子仲武祠部員外郎次子季能祕書省校書郎并載妻王氏並賜死女資敬寺尼真一收入掖庭王氏開元中河西節度使忠嗣之女也素以兇戾聞恣其子伯和等爲虐伯和恃父威勢唯以聚斂財貨徵求音樂爲事載在相位多年權傾四海外方珍異皆集其門如恐不及名姝異樂資貨不可勝計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志輕浮之士奔其門者如恐不及名姝異樂禁中無者有之兄弟各貯妓妾于室倡優猥褻之戲天倫同觀略無愧恥及得罪行路無嗟惜者中使董秀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及陰陽人李季連以載之故皆處極法遣中官於萬年縣界黃臺鄉毀載祖及父母墳墓斷棺棄柩及私廟木主并載大寧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廨宇以載籍沒鍾乳五百兩分賜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王昂者出自戎旅以軍功累遷河中尹充河

中節度使貪縱不法務於聚斂以貨藩身永泰元年正月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改殿中少監元載秉政與載深相結託大曆五年六月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代衛伯玉昂旣行伯玉諷大將楊綏等拒昂乞留伯玉詔許之昂復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專事奢靡廣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雖公務有程昂耽徇私宴連日不視曹事性貪佞無媿苟得乃鬻公廨園菜收其錢以潤屋甚爲時論所醜元載誅貶連州刺史遣中使監至萬州過硤江墜江而卒

李少良者以吏用早從使幕因職遷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干謁權貴時元載專政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縱橫貨賄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怨不見用乘衆怒以抗疏上聞留少良於禁內客省少良友人韋頌因至禁門訪少良少良漏其言頌不慎密遂爲載備知之乃奏少良狂妄詔下御史臺訊鞫是時御史大夫缺載以張延賞爲之屬意焉少良以泄禁中奏議制使陸瑋同伏罪初韋頌及瑋俱與少良友

善與載子弟親黨歟狎頌得少良微旨漏於載所親遂達於載載密召珽問之珽具白其狀及禁中語載得之奏于上前上大怒並付京兆府決殺珽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傳父業頗通經史性浮躁而踈故及于累大曆中元載弄權自恣人皆惡之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辨髮持竹筐及葦蓆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堪便以竹筐貯屍棄之于野京兆府以聞上即召見賜衣館於禁內客省其獻三十字各論一事其要者團字監字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殿中御史楊護職居左巡郇謨哭市護不聞奏上以爲蔽匿貶連州桂陽縣丞貞外置元載當承寵得志每改張朝政出於載手中外共怒當時歸咎於載故少良封事於前郇謨哭市於後凡百有位宜爲明誠

王縉字夏卿河中也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名縉連應草澤及文辭清麗舉累授侍御史武部貞外祿山之亂選爲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功効謀略衆所推先加憲部侍郎兼本官時兄維

陷賊受僞署賊平維付吏議縉請以已官贖維之罪特為減等縉尋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撰玄宗哀冊文時稱為工改兵部侍郎屬平殄史朝義河朔未安詔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廣德二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弘文崇賢館大學士其年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薨於徐州以縉為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縉懇讓侍中從之加上柱國兼東都留守歲餘遷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曆三年幽州節度使李懷仙死以縉領幽州盧龍節度縉赴鎮而還委政於燕將朱希彩又屬河東節度辛雲京卒遂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縉又讓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從之太原舊將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縉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慄二歲罷河東歸朝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多所傲忽載所不悅心雖希載旨然以言辭凌詬無所忌

憚時京兆尹黎幹者戎州人也數論事載甚病之而力不能去也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類縉弟兄奉佛不如輩血縉晚年尤甚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捨道政里第爲寺爲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人住持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諷令施財助已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啓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廐馬度支具廩給毋西蕃入寇必令羣僧講誦仁王經以禳虜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日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僧之徒侶雖有賊姦畜亂敗戮相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環麗每對揚啓沃必以業果爲證以爲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難不

足道也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徵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旣挂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曆刑政日以凌遲有由然也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曜山谷計錢巨億萬緡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昇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教之源始於緡也李氏初爲左承韋濟妻濟卒奔緡緡嬖之冒稱爲妻實妾也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賄貪猥之跡如市賈焉元載得罪緡連坐貶括州刺史移處州刺史大曆十四年除太子賓客畱司東都建中二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陷晉絳攻

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贈全節佚祖哲以孝行有異旌其門閭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玄宗徵爲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續祥表其門閭肅宗就加散騎常侍賜號玄靖先生名在逸人傳炎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爲小揚山人釋褐辟河西節度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因醉辱炎至是與炎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鐵棒撾之二百流血被地幾死節度使呂崇貴愛其才不之責後副元帥李光弼奏爲判官不應徵拜起居舍人辭祿就養岐下丁憂廬於墓前號泣不絕聲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門閭孝著三代門樹六闕古未有也服闋久之起爲司勳貢外郎改兵部轉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衮並掌綸誥衮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楊焉炎樂賢下士以及引爲已任人士歸之嘗爲李楷落碑辭其工文士莫不成誦之遷吏部侍郎修國史元載自作相常選擢朝士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已初引禮部郎中劉單單卒引吏部侍郎薛嵩嵩既又引炎載親重炎無

與爲比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即位議用宰相崔祐甫薦炎有文學器用上亦自聞其名拜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炎有風儀博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爲賢相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大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輻無失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人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爲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頗首於上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況復欲大計一失則天下動搖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增人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相陛下至德進人臣知悉校書與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經費一歲幾何量取奉人不取虧用如此然

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災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初定令式國家有租賦庸調之法開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寬仁爲理本故不爲版籍之書人戶濫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昇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蓋得非當時之實舊制人丁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鉞爲戶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丁身焉往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饑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於是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猾吏因緣爲

姦或公託進獻私爲賊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瀝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休息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凡富人多丁者率爲官爲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災因奏對懇言其弊乃請作兩稅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老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稅焉德宗善而行之詔諭中外而掌賦

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餘年舊制不可輕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災救時之弊頗有嘉聲莅事數月屬崔祐甫疾病多不視事喬琳罷免災遂獨當國政祐甫之所制作災墮之初減薄護作元陵功優人心始不悅又專意報恩復離道州錄事叅軍王沼有微恩於災舉沼爲監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舊事以報之初載得罪左僕射劉晏訊劾之元載誅炎亦坐貶故深怨晏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災作相數月欲貶晏先罷其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又獻議開豐州陵陽渠發京畿人夫於西城就役閭里騷擾事竟無成初大曆末元載議請城原州以遏西蕃入寇之衝要事未行而載誅及炎得政建中二年二月奏請城原州先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爲之具秀實報曰凡安邊卻敵之長策宜緩以計圖之無宜草草興功也又春事方作請待農隙而緝其事炎怒徵秀實爲司農卿以

邠寧別駕李懷光居前督作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寧各統兵萬人以翼後三月詔下涇州爲具涇軍怒而言曰吾曹爲國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治于邠纔置農桑地著之安而徙于此置榛莽之中手披足踐纔立城壘又投之塞外吾何罪而寘此乎李懷光監朔方軍法令嚴峻頻殺大將涇州裨將劉文喜因人怨怒拒不受詔上䟽復求段秀實爲帥否則朱泚於是以朱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奉詔涇有勁兵二萬閉城拒守令其子入質吐蕃以求援時方炎旱人情騷動羣臣皆請赦文喜上皆不省德宗減服御以給軍人城中軍士當受春服賜與如故命朱泚李懷光等軍攻之乃築壘環之涇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首傳之闕下苟非海賓効順必生邊患皆因炎以喜怒易帥涇帥結怨故也原州竟不能城炎旣構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庾準與晏有隙乃用準爲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殺之妻子徙嶺表朝野爲之側目李正已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裴冀東都河陽魏博孫成

澤潞礪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王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詭譎且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爲皇后上自惡救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已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用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事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託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柰何而相侵屬梁崇義叛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強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李舟使馳說崇義固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

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業許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羣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論議踈濶遂罷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杞尋引嚴郢爲御史大夫初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史中丞炎又夙聞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爲京兆尹令伺郢過休莅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謀議殺迴紇酋帥炎乃以休爲入迴紇使休幾爲虜所殺郢尋坐以度田不實改爲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羣情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子弘業不肖多犯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爲炎市爲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察等使初受代郢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爲宰相抑吏貨市私第貴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爲贓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

晉曰宰臣於廢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羨利計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更召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至是災以其地爲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災故取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及臺司上具獄詔三司使同覆之建中二年十月詔曰尚書左僕射楊炎託以文藝累登清貫雖謫居荒服而虛稱猶存朕初臨萬邦思弘大化務擢非次招納時髦拔自郡佐登千畝司獨委心贅信任無疑而乃不思竭誠敢爲姦蠹進邪醜正旣僞且堅黨援因依動涉情故隳法敗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顧於國加以內無訓誡外有交通縱恣詐欺以成賊賄詢其事跡本末乖謬蔑恩棄德負我何深考狀議刑罪在難宥但以朕於將相義切始終顧全大體特有弘貸俾從遠謫以肅具寮可崖州司馬同正仍馳驛發遣去崖州百里賜死年五十五災早有文章亦勵志節及爲中書舍人附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歸而得政睚眦必讐險害

之性附於心唯其愛憎不顧公道以至於敗惠伯亦坐炎貶費州多田尉尋亦殺之

黎幹者戎州人始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尋遷京兆尹以嚴肅爲理人頗便之而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大曆二年改刑部侍郎魚朝恩伏誅坐交通出爲桂州刺史本管觀察使至江陵丁母憂久之會京兆尹缺人頗思幹八年復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幹自以得志無心爲理貪暴益甚徇於財色十三年除兵部侍郎性險狹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時中官劉忠翼寵任方盛幹結之素厚嘗通其姦謀及德宗初即位幹猶以詭道求進密居輦中詣忠翼第事發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並除名長流旣行市里兒僮數千人譟聚懷瓦礫投擊之捕賊尉不能止遂皆賜死於藍田驛忠翼宦官也本名清潭與董秀皆有寵於代宗天憲在口勢迴日月貪饕納賄貨產巨萬大曆中德宗居東宮幹及清潭嘗有姦謀動搖及是積前罪以誅之

庾準常州人父光先天寶中文部侍郎準以門蔭入仕昵於宰相王
縉縉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
進既非儒流甚爲時論所薄尋改御史中丞遷尚書左丞縉得罪出
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與楊炎厚善炎欲殺劉晏知準與晏有
隙乃用爲荆南節度準乃上言得晏與朱泚書且有怨望又召補州
兵以拒命於是先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海內冤之炎以殺晏徵準
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六月丁巳卒時年五十一贈工部尚書

史臣曰仲尼云富與貴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處反乎是道者小
人載譖輔國以進身弄時權而固位衆怒難犯長惡不悛家亡而誅
及妻兒身死而殃及祖禰縉附會姦邪以至顛覆炎隳崔祐甫之規
怒段秀實之直酬恩報怨以私害公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
常其德或承之羞大易之義也富貴不以其道小人之事哉觀庾準
之愴遭王縉之復徇楊炎之意曲致劉晏之冤積惡而獲令終者其
在餘殃乎

唐書列傳卷六十八
贊曰載縉炎準交相附會左傳有言貪人敗類

唐書列傳卷六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六十九

劉

胸

等修

楊綰

崔祐甫

子植植再從兄俊

聞人詮校

沈桐同校

常衮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祖溫玉則天朝爲戶部侍郎國子祭酒父侃開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稱綰生聰惠年四歲處羣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蓋柄曲衆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沉靜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疑塵滿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耻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甘言或闕憂見于色親友諷令干祿舉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玄經辭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旣暮

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別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天寶末安祿山反肅宗即位於靈武綰自賊中冒難披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賢及綰至衆心咸悅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職方郎中掌誥如故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廨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綰以爲品秩同列給受宜均悉平分之甚爲時論歸美再遷禮部侍郎上䟽條奏貢舉之弊曰國之選士必籍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已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葉澆詐茲道浸微爭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於任用趙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祖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明經加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

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遽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
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
奔競爲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毀譴爲常談以向
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已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
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
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
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內顛顛向化皆延
頸舉踵黜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
大柄莫先擇士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
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耻
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
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
牒比來有到狀保辯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
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奧旨通諸家之

義試日老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並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異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茲焉事若施行即別立條例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給事中李廙給事中李栖筠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所奏議狀與綰同尚書左丞至議曰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謚號述行行美極文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平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

人有珥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言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唯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削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凌顏耻尚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賛揚其風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

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二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三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俊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分光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旣宅九州攸同覆壽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為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并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業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

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京有太學州縣有
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
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獎擢不其謬歟祇足長浮
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貲數厚其祿秩選通儒
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
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
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
之先不是過也李廙等議與綰協文多不載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
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許應舊舉來歲奉詔仍勅禮部即
具條例奏聞代宗以廢進士科問翰林學士對曰進士行來已久遽
廢之恐失人業乃詔孝廉與舊舉兼行綰又奏歲貢孝悌力田及童
子科等其孝悌力田宜有實狀童子越衆不在常科同之歲貢恐長
僥倖之路詔停之再遷吏部侍郎歷典舉選精覈人物以公平稱時
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孤立中道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

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疏忌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嘗判國子監事
塵汚太學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爲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之
載貪冒日甚天下清議亦歸於綰上深知之以載久在樞衡未即罷
遣仍遷綰爲太常卿充禮儀使以郊廟禮久廢精綰振起之也亦以
觀其効用是年三月載伏誅上乃拜綰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脩國史綰久積公輔之望及詔出朝野
相賀綰累表懇讓上屬意稍重綰不敢辭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
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劾南四川節
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
即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
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
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
此綰有宿痼疾居職旬日中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
殿特許扶入時輦革舊樊唯綰是瞻恩遇莫二綰累抗疏辭位頻詔

敦勉不許及綰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尚藥御醫旦夕在側上聞其有間喜見容色數日而薨中使在門馳奏於上代宗震悼久之輟朝三日詔曰王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肢體叅於軍國之重叙以陰陽之和歿則誅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之祭祔以紱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合元和身齊律度道臣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貞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高廟簡廉其質條職同休頃以任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風旣穆於朝班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異於可久而夫子之命末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況歷官有素絲之節在冢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袞增其法賻備膺典策載賁朝經可贈司

徒又詔文武百寮臨於其第遣內常侍吳承倩會吊贈絹千匹布三百端上深惜之顧謂朝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歛與卿等悲悼同之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年未有其比太常初諡曰文貞詔曰褒德勸善春秋之舊章考行易名禮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含和毓德行爲人紀文合典纂清而晦名無自伐之善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冊直書秩宗相禮辭稱良史學茂醇儒委在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遽軫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才素業久而彌彰清風歿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錫以美名諡法曰忠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諡曰旻簡比部郎中蘇端性踈狂嫉其賢乃肆毀黷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爲廣州貳外司馬綰儉薄自樂未嘗畱意家產口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清識過人

至如往哲微言五經奧義先儒未悟者綰一覽究其精理雅尚玄言
宗釋道二教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凡所知友皆一時
名流或造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
必玄遠不敢發辭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宗天下雅正之士爭趨
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邠吉山濤謝
安之儔也

崔祐甫字貽孫祖旺懷州長史父沔黃門侍郎諡曰孝公家以清儉
禮法爲士流之則祐甫舉進士歷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
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歷起居舍人司勳
吏部員外郎累拜兼御史中丞永平軍行軍司馬尋知本軍京師畱
後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累遷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
省事數爲宰相常袞所侵祐甫不從袞怒之奏令分知吏部選每有
擬官袞多駁下言數相侵時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猫鼠同乳不
相爲害以爲禎祥詔遣中使以示於朝袞率百僚慶賀祐甫獨否中

官詰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吊不可賀中使徵其狀祐甫上奏
言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篇曰迎
貓爲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典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
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
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
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麋兔彼皆以時
殺獲爲國之用猫受人養育職旣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
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
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存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猫
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
邊候無失徼巡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深嘉之袞益惡祐甫代宗
初崩發袞於西宮袞以獨受任遇哀逾等禮例晨夕臨者皆十五舉
音而袞輒哀慟涕泗或中握返哭顧慕若不能去同列者皆不悅及
袞與禮司議羣臣喪服曰案禮爲君斬袞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

日國家太宗崩遺詔亦三十六日而羣臣延之既葬而除約四月也
高宗崩服絕輕重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肅宗崩始變天
子喪爲二十七日且當時遺詔雖曰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在朝羣臣
實服二十七日而除則朝臣宜如皇帝之制祐甫執曰伏準遺詔無
朝臣庶人之別但言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則朝野中
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吏職則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當三
日也衣曰案賀循注義吏者謂官長所署則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寮
之例祐甫曰左傳云委之三吏則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者豈胥徒
歟衣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榮受殊寵故宜異數
今與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於爾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言可改
孰不可衣堅諍不服而聲色甚厲不爲禮節又衣方哭於鉤陳之前
而衣從吏或扶之祐甫指示於衆曰臣哭於君前有扶禮乎衣聞之
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請謫爲潮州刺史內議
太重改爲河南少尹初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貲更直

掌事若休沐各在筭有詔言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許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臣當署制勅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時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袞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勅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未嘗有可謫之言德宗大駭謂袞誣罔是日百寮直經序立於月華門立貶袞爲河南少尹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祐甫出至昭應縣徵還尋轉中書侍郎脩國史仍平章事時上初即位庶務皆委宰司自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啓奏填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之後四方旣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書韓倩辭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綱紀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

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祐甫代來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湏諳其才行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畱連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時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以計逗畱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己姦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錫賚諸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慙而心畏服焉祐甫謀猷啓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爲可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至冬被疾肩輿入中書卧而承旨或休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決薨時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廢朝二日冊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老諡曰文貞無子遺命猶子

植爲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門下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德宗以祐甫寒畯有大臣節故特寵異之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以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爲人乃遣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

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植旣爲相上言出繼伯父胤推恩不及於父詔贈嬰甫吏部侍郎植潛心經史尤精易象累歷清要爲給事中時稱舉職時皇甫湜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植封還勅書極諫而止湜復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推酒鹽利匹段等加估定數及近年天下所納鹽酒利擡估者一切徵收詔皆可之植抗疏論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諭之物議罪湜而美植尋除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綱紀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龍景龍之間繼有內難玄宗平定興復不易而聲明最盛歷年長久何道而然

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
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
朝四海寧晏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爲輔佐股肱君明臣
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玄宗宇文繼體嘗經天后朝艱危
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
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隔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
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慾心歸沖
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旣無座右箴規
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
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丱即
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弘多陛下旣虛心理道亦望以
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他日復謂宰臣曰前史稱漢
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絺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
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

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內凋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循遵此風由是海內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上務侈靡資用復竭末年稅及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皆漢史明徵用爲事實且耕蠶之勸出自人力用旣無度何由以至富強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儉約之致也上曰卿言甚善患行之爲難耳憲宗皇帝削平羣盜河朔三鎮復入提封長慶初幽州節度使劉總表以幽薊七州上獻請朝廷命帥總仍懼部將構亂乃籍其豪銳者先送京師時朱克融在籍中植與同列杜元穎素不知兵且無遠慮克融等在京驕旅窮餓日詣中書乞官殊不介意及張弘靖赴鎮令克融等從還不數月克融因弘靖害實佐結王廷湊國家復失河朔職植兄弟之由乃罷知政事守刑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大和三年正月卒年五十八植雖器量謹厚而

無開物成務之才及喪師異方天下尤其失策

俊字德長祖濤大理卿李公沔之弟也濤生儀甫終大理丞即俊之父以門蔭由太廟齋郎調授太平東陽二主簿李衡廉察湖南江西辟為賓佐坐事沉廢久之復以選授宣州錄事叅軍觀察使崔衍奇其才奏加章服俊辭而不受李巽鎮江西奏為副使得監察裏行又從巽領使為河陰院監鐵畱後入為侍御史尋改膳部員外充轉運判官入為膳部郎中充荆襄十道兩稅使賜金紫遷蘇州刺史理行為第一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賀易不出境隣部災荒不相恤俊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糴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賈通流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時俊再從弟植為宰相俊性剛褊恃其權寵與奪任情時朝廷以王承元歸國命田弘正移帥鎮州弘正之行以魏卒二千為帳下又以常山之人久陷朝化人情易為變擾累表請畱魏卒為綱紀其糧賜請度支歲給穆宗下宰臣議俊固言魏鎮各有鎮兵朝廷無例支給恐為事例不可聽從弘

唐紀六十九
正不獲已遣魏卒還藩不數日而鎮州亂弘正遇害穆宗失德倭黨方盛人不敢紕其罪罷領度支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鳳翔節度等使不替歲召爲河南尹時年七十抗疏致仕詔以戶部尚書歸第明年暴卒輟朝一日贈太子少保諡曰肅陵居官清嚴所至必理然性介急待僚屬不以禮節恃己之廉見賦汙者如讎焉子巖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監察御史方雅有父風

常袞京兆人也父無爲三原縣丞以袞累贈僕射袞天寶末舉進士歷太子正字累授補闕起居郎寶應二年選爲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中知制誥依前翰林學士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袞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爲舍人時稱爲常楊性清直孤潔不妄交遊內侍魚朝恩恃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袞上疏以爲不可時朝廷多事西北邊虜連爲寇盜袞累上章陳其利害代宗甚顧遇之加集賢院學士大歷元年遷禮部侍郎仍爲學士時中官劉忠翼權傾內外涇原節度馬璘又累著功勲恩寵莫二各有親戚干貢部及求爲兩館生袞

皆執理人皆畏之元載之得罪令袞與劉晏李涵等鞫之獄竟拜袞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太微宮使崇文弘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掌樞務代宗尤信重綰綰弘通多可袞頗務苛細求清儉之稱與綰之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袞奏請加之時韓滉判度支袞與滉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已時少列各定月俸為三十五千滉怒司業張叅唯止給三十千袞惡少詹事趙憇遂給二十五千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為之貳袞有親戚任文學者給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無幾楊綰卒袞獨當政故事每日出內厨食以賜宰相饌可食十數人袞特請罷之迄今便為故事又將故讓堂封同列以為不可而止議者以為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祿食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到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袞又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既懲元載為政時公道梗澁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者無因入仕袞一切杜絕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權與匹夫等

尤排擯非文辭登科第者雖室賣官之路政事大致壅滯代宗既素重楊綰欲以政事委之綰尋卒袞與綰志尚素異嫉而怒之有司議謚綰爲文貞袞微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駁之毀綰過甚端坐黜官時旣無中書侍郎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袞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得總中書省遂管綜中書胥吏省事去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時袞散官尚朝議又無封爵郭子儀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及代宗崩與祐甫爭論喪服輕重代相署奏初換祐甫河南少尹再貶爲潮州刺史楊炎入相素與袞善建中元年遷福建觀察使四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五 久之贈左僕射有文集六十卷

史臣曰善人爲邦百年即可勝殘去殺楊綰入相數日遽致移風易俗周召伊傅蕭張房杜歷代爲相之顯者蔑聞斯道也嘗讀諸集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色矣昔趙文子薦士七十古爲美談崔祐甫除吏八

百人無間言開物成務之才滅私徇公之道可知也噫公權餘旬日而薨貽孫未暮年而逝遠古已來理世少而亂世多其義在茲矣常袞之輩不足云耳

贊曰公權儒道貽孫相才命平不永時哉可哀

唐書列傳卷六十九